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四

藝文 記十二

明

致敬堂記

金幼孜

沂淦而西上游五十里為象江其地足曠水清而駛山遠而  
 秀竹樹蔭門泉石在戶琴書列於几席衣冠集於家庭是為  
 吾蕭氏之居焉蕭故文獻大族自高曾以來以忠厚起家有  
 若宗望德望雅望尤敦樸謹厚以長者稱宗望之孫曰迪恭  
 兄弟五人俱瑰偉亢爽嘗悼其父欽行甫弗待於養獨幸母  
 夫人壽考康強思欲盡養以紓其愛日之誠乃築堂而名之  
 曰致敬迪恭之弟迪哲以明經登進士第今給事戶科與予  
 有婣好間以其兄之意來請文為記於乎五倫之厚孰有過





於父母者乎今天下之事孰有大於敬親者乎人皆知有親而不知所以爲養也知所以爲養矣而不知所以爲敬也是故衣服飲食必時必慎者非敬之存乎定省溫清弗違弗怠者非敬之著乎婉容愉色以盡其歡非敬以將之乎先意承顏以順其志非敬以達之乎扶持於出入之際不以頃刻而弗恭周旋於杖屨之間不以毫髮而弗謹又非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敬者乎彼汲汲於口體之奉而曰吾飲食之甘也吾衣服之美也吾起處之適也吾無事而不悅無所往而不順也然求其能盡誠致敬而得夫事親之道者蓋寡矣於乎此吾迪恭兄弟所以拳拳於敬之一言者可謂得事親之要矣雖然敬親固大而敬身爲尤大是故孝子洞洞屬屬如執玉如奉盈不以跬步之間而弗致其謹者蓋恐貽親之辱而忝

其所生也是故敬其親者而尤在於敬其身也未有能敬其身而不能敬其親者也然則迪恭兄弟之於敬親固得矣其於敬身之道尚兼致其力焉是爲記

吳氏西莊記

西莊在滄東上游四十里今北京行部吏曹員外郎吳君嘉靖之所居也其先居深圳至嘉靖五世祖竹隱翁始即西莊而家焉西莊去深圳可一里而近其地磅礴邃廓據玉筍之麓前後峰巒秀拔巖谷杳密長松巨柏森聳霄漢修竹茂林蔽虧煙日層青積翠流潤戶庭嘉花異卉衣被亭榭其四時之間禽鳥上下鳴聲相答樵歌野唱旦暮迭作煙蓑雨笠遠近相望行旅遊人後先雜遝憑高矚目而莊中之奇勝皆集於几席之下而又田有稻秫林有桑麻圃有菜茹池有菱芡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笑蕖場有雞犬牛羊溪有魚蝦鳧鴨可以給衣食賦稅爲賓  
祭之奉佳時暇日吳氏之父子兄弟率其賓客故人相與倘  
徉莊中樂太平之無事覽景物之及時或雅歌投壺或絃琴  
賦詩或圍棋酌酒或埽石而坐或席樹而眠或登丘而望或  
臨溪而漁笑談嬉遊唱和酬酢熙熙焉適適焉蓋無往而不  
得由是而觀吳氏專西莊之勝所以長子老孫享其樂於悠  
久者誠世之所難而不易得矣於乎天下山水奇勝之區所  
以娛樂極耳目之欲者何限曾不轉瞬鞠爲草莽無復遺響  
者有之吳氏自唐歷宋元以迄於今蓋千百年於此其間文  
獻之相續世澤之相承子孫系序之相傳綿綿延延致久遠  
而不墜者豈偶然之故哉實由先世積累之深詩書福澤有  
以沾溉於其後者如此耳今嘉靖以文學發身遭值聖明克

有祿位公退之餘企瞻徘徊猶拳拳於家食之日至乃託之  
圖畫徵之歌詠以追述乎祖考之舊俾西莊之山水亦預有  
榮豔非善於繼述者能若此哉予辱與君同鄉里且同官於  
朝因其徵言故歷述西莊之美與其山水園池之樂及其祖  
考敷遺積累之厚以爲之記且俾其後之人覽斯圖而徵諸  
斯文尚亦有所感發也

### 澹湖八景記

夫天下之樂莫過於山水泉石煙雲花竹魚鳥之物會於心  
而觸於目以供遊賞之適臨眺之娛使人神志舒暢意態蕭  
散無一毫塵累足以動其中然後有以浮游於萬物之表此  
其快且適當何如哉渝川距縣治一舍許曰大港平曠衍迤  
沃壤彌望風氣清淑山水迴合竹樹煙雲蓊鬱秀茂李氏世



居焉歷宋洎元子姓蕃盛有曰東湖處士者始析居里之澹湖又四世至仁齋翁益廣其業嘗攬其所居之最勝者題爲八景曰澹湖秋月曰迴岡晴嵐曰仰渡歸帆曰株溪古木曰美洲雁落曰匡嶺猿啼曰大港雲耕曰鴉灘雪釣於是山水之清勝得於觀游者悉備於此翁既歿其二子曰伯恂仲固皆能承父志善繼善述而俾其先躅所履歷者雲霞草木藹然無恙而反增其勝槩有過於昔間嘗走京師求言以記其事夫人於山川之勝或一丘一壑之美已足以陶其情性寄其蹤跡以窮夫遊眺之樂況李氏之居其景非一隨其所遇皆有可樂者此豈世之人所嘗有哉宜其表而出之以見於題品也且夫世之人固有得夫山水之勝以爲樂者率不能一再傳後嗣弗繼遂使向之遺迹淪於莽蒼閒曠之墟而爲

狐兔鳥鼠叫嗥棲息之所矣若李氏父子祖孫連世相承守而勿失而又益能思有以顯揚而開擴之以濟厥美其視平泉草木之轉瞬而廢者豈不霄壤哉予以是樂爲之記使李氏子孫永有所勸焉

賚溪釣者記

新喻多佳山水而賚溪尤占其勝是爲傅氏之居而釣者孟素之所游處者也孟素以布衣栖遲鄉里冲澹寡欲不慕榮利嘗持一竿釣溪上憩清風而弄明月濯煙波而友鷗鷺其志休休焉無一物以嬰於懷抱謝簪組於朝市養嘉遯於丘樊希古人而爲徒慕前修以自礪皎皎乎不可尚矣於是孟素遂寄迹於釣因自號曰賚溪釣者一時同志之士咸爲之歌詠以寫其山水幽閒之樂而石門梁先生孟敬復爲之序



以發其恬逸雅澹之趣所以嘉尚於孟素者其意深矣今孟素傾逝已久其子常熟令玉良乃以先生所爲文及鄉里諸君子所爲詩凡若干篇裝潢成卷將以垂示永久復來屬予記之夫士之所志莫難於甘澹泊而尤莫難於遠榮利苟爲利誘所牽其不汨沒於卑汙苟賤之中者鮮矣余聞孟素家居力問學克敦儉素無一毫外慕之心其以釣者自居特其迹而已蓋迹者身之所寓而心者德之所蘊也故善觀人者不於其迹而於其心苟以心求之則其人之趨向從可知矣余與孟素居同郡未嘗有一日之雅因推其心之所存與其志之所向而孟素之爲人可以想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則聞孟素之風者尚亦有所感發乎余重玉良之請用述此爲記以遂其愛親之心且俾其後之人相傳無窮而

知所愛重也

暎雪齋記

新淦沂流而上可半舍許曰沂江江之上衍迤修曠其民聚處者凡數百家而孫氏爲最盛孫故望族多衣冠之士所居有佳樹茂林清泉白石前睇大秀玉筍諸峰左挹楓岡之秀右枕大江之流雲嵐蒼翠山光水影迴抱暎帶宛焉在門庭几席之下而吾孟修之居尤占其勝焉孟修資質秀爽曾襟洒落好讀書爲歌詩孳孳不急前年來北京袖其所作數十首相示余讀之且賞且歎與往來談論者累日間請於余曰孟修不佞竊慕先哲之遺芳而有志於學嘗闢一齋爲藏修之所而名之曰暎雪蓋欲憤悱自勵以求分寸之益幸賜一言爲記且以示教焉余即許諾未有以答之今年秋七月孟



修復自南來相見之頃又以其齋記爲請余不獲辭則爲之  
告曰夫雪之爲物極天下之至潔而無以加極天下之至白  
而無以過者當嚴冬之際錮陰沍寒同雲萬里上下一色霰  
浙瀝以先集雪繽紛而交下溪流無聲萬籟俱寂日晃晃以  
就夕月輝輝而向夜吾想夫孟修之居是齋也正襟危坐凝  
神定慮四壁洞徹朗然虛白於是延攬光景窺閱簡編含英  
咀華探賾蘊奧會至理於一心契沖漠於無朕極乎高明超  
焉自得蓋將與造物者爲徒而游乎太素之表矣然則孟修  
名齋之意而所取於暎雪者殆以此歟雖然孟修之爲學豈  
徒然而已哉去其昏則必湛然如雪之潔而不汙濯其垢則  
必皦然如雪之白而不變砥其操以厲其行持其志以養其  
氣如是則所學者益篤所得者益密所造詣者益深而於景

行先哲者庶亦可企而及矣若徒驚其外而不察其內徇其  
名而不究其實致其遠而不由其近此則非孟修之志而亦  
非予之所以望於孟修者也孟修尚歸而求之俟予他日謁  
告南還造暎雪之齋相與援琴賦詩發猗蘭白雪之操吾知  
孟修之所以起予者又非今日之比矣

孝感堂記

王直

孝感堂者監察御史禾川劉性善奉親之堂也性善母王氏  
生性善纔五月而父出之時外大父邦仁舉明經知朔州因  
攜以行性善稍長知本末嘗涕泗籲天欲見其母不可得母  
轉側遠外二十年乃歸歲辛巳性善訪知其處而往省之母  
子號慟幾不能生時性善已被推擇爲縣學弟子員即月餽  
廩膳之半以奉母而日夜泣請於父願復爲母子詞旨懇切



有足動人者父憐而許之於是遂迎以歸作堂以奉養焉鄉  
邑士大夫以性善之孝能動其父而致母之還也名其堂曰  
孝感之堂性善既爲御史不得躬事親而思之不置乃謁告  
歸省將以祿賜之餘爲親懼過予道其名堂之意而請爲之  
記予謂父母子之所由以生各安其位而享其養焉此人倫  
之常也不幸乖忤以失其常而能積誠盡孝委曲將順而使  
卒復於常非善處變者不能也若性善者亦可謂誠孝者耶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陽亢陰伏物烏能遂其性哉有至人  
者以其懇懇之誠而伸其惓惓之禱則和氣應甘澤下物之  
枯然瘁者皆勃然以興天之高地之厚而可以感通如此況  
親若父母乎然則有不幸遇此而抱終身之戚不能伸一日  
之志者非誠孝有未至耶則予於斯堂安得不深嘉而重嘆

之哉

景仰亭記

景仰亭者饒州太守王侯作也祠祀前守而復建此亭憩息  
之所宜有也亭而名曰景仰者何也取諸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之意也前守謂誰顏公真卿范公仲淹王公十朋也侯所  
以敬事之者何也蓋三公之德行著天下惠澤在生民譽望  
聞海內皆嘗出知饒州人之所不能忘也唐天寶之亂盜賊  
蠶起顏公獨秉大節遏寇鋒然以正直不容於奸邪連被貶  
斥及正廟祀舉朝儀言事益切名謗益深卒陷於希烈以死  
宋天聖中章獻臨朝范公居諫職首言天子無北面太后古  
無代立者及論時政闕失謂安危治亂在用人公私之間宰  
相惡之落職知饒州移延慶飭守備事上遇人一以誠信先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憂後樂者公之素志也王公爲著作時言人主之職有三任賢納諫賞罰而已又言大臣懷奸誤國八罪正左右史之職以論諫剴切出知饒州萑苻多盜一夕遁去歷典四郡雨暘時若人之眷懷有如父母其德善可知也古之君子有志於斯世者必以聖賢爲師非道不言非法不行不以死生禍福介意唐宋以來治亂多矣君子小人更迭用事得失之辯是非之公蓋有不可泯者魯叔孫穆子謂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三賢之所立如此王侯合而祠之宜也侯名忠錢塘人由進士入翰林改兵部主事用簡拔陞今官廉公明慎吏畏民懷尤加意養士至親爲授經天久不雨躬禱而雨其精誠有足尚者侯旣爲此亭兵部尚書孫公原貞題其榜侯乃以書告予曰忠昔在翰林從遊今幸典名郡繼三賢之後其遺

休餘澤風聲氣習表然在人者忠得倣而行之以惠此一邦亭之有名示志也願先生爲之記予旣爲書三賢之美而期侯之德業充而極於遠大也詩不云乎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侯果有取焉則揭於亭之壁以爲記

### 貞節堂記

吉水李直孚作堂以事其母孺人而名之曰貞節之堂孺人邑中沙上豐吳亨之女年十九歸金灘李允臧直孚之父也歸之又明年丁未國朝將經畧中原先取糧江西允臧主饋運舟次安慶溺焉時直孚生始數月孺人年二十一即以守節自誓而允臧家素貧孺人勤於女事以自給上奉舅姑下育幼稚敗幃瓦燈一室蕭然人不堪其憂而孺人安之又五年舅歿葬祭一如禮兄憐其少欲嫁之孺人哭曰吾聞之婦



人以夫爲天天一而已豈有二乎故夫死不嫁天地之大義也惟禽獸則異乎此且夫去時以老親幼兒屬我今舅歿而姑尚存幼者日以長矣而迺以禽獸視我我有死而已兄知其志不可奪不復言又三年姑歿治喪一如其舅直孚長勉使勤學曰爾父惟爾一息不勤學無以立身直孚感其言不敢怠學以有成孺人乃喜曰吾殫心劬力以仰事俯育今幸無負於吾夫可以見於地下矣直孚事孺人甚謹而名堂若此蓋著其德也夫貞者知正而固守之之謂節者事有其制而不過之謂也在易恒六五之象曰從一而終此婦人之貞守之堅確而不越乎理之常此節之六四所謂安節者也聖人垂世立教皆本於天理民彝之正人孰無是心顧有不能然者欲累之也欲動情勝則陷於邪僻放蕩而不知檢其於

禽獸奚遠哉孺人之德無愧於聖人之訓非賢能如是乎孺人年八十一乃卒守節者六十年而堂未有記卒之後十年直孚子同仁成進士在北京始以父命請於予思著其德於久遠故予爲之記孺人之善所以儀於家施於鄉里者蓋多此不著著其所以名堂者云耳

萬安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萬安文獻之邑也儒學在縣治東北而當山川之勝若金鷲芙蓉諸山章貢諸水重岡疊嶂恬波駭浪不間遠近巨細皆迴合拱挹效奇獻秀於此故昔作者有取焉其所建立廟在前學次之人旣鍾其清淑之氣而益以學問往往登高科躋膺仕有盛名當世而萬安之學著稱於天下至於今久矣繕治不繼日入於敝朝廷每下興學之詔有司以多務鮮克用



其力景泰壬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允熙奉命巡撫江西得便宜從事政令修舉威行惠施而尤以興學爲急至萬安謁先聖周覽殿庭而嘆其敝陋名邑中耆儒秀士富家巨室欲集衆力而新之邑之義民曾時望言於衆曰公之興學以聖人之道教敝邑子弟甚盛心也爲父兄者奚可不自勉而以煩公慮乎學之資用殿爲大時望請獨任之一不以及人公大喜加獎勵焉時望務遠圖不惜費市杉木湖湘必取合抱大材其他磚瓦鐵石黝堊丹漆等物及諸工匠皆求其良者而以財致之是年九月興工而以明年四月成爲大成殿五間高四丈五尺有奇而深闊稱之修梁鉅棟重檐刻楠土木采章極其輪奐聖賢像貌之居殿中者皆塑繪如制視昔之美有加焉旣而韓公復以事臨萬安徘徊瞻視見

其巍然煥然可以冠諸邑益大喜曰時望嘗出穀賑饑墾書褒賞爲義民今又獨捐巨費以成朝廷興學之美豈非誠好義之士哉左副都御史劉公廣衡萬安之傑也與曾氏聯姻好謂其世澤在人故家有餘積而韓公秉德蹈義足以使人興起故時望爲此不難也不可以不書乃屬予爲記以示後人使知今日興作之所自而萬安令某則請具石以刻焉

### 周文襄公祠記

公周氏諱忱字恂如其先會稽人唐末黃巢亂有諱勅者爲御史中丞率兵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後又徙南昌之武寧由唐迄宋世有宦績爲名家有元盛時天驥爲吉州路總管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遂家廬陵郡城之北隅三傳至南康路知事鑑公曾祖也祖遺安先生仲德始徙今吉水



之月岡父秉昂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一鄉公生而穎敏好學諸書經目輒不忘遺安先生喜曰是必能大吾門遣從名師受業永樂甲申取進士太宗皇帝命拔其尤者入翰林俾進學公願與其間公日夜奮勵不少懈當天太平四夸賓貢祥瑞迭至文學之士歌頌聖德者日新月盛公之文章最爲人所稱道時方修永樂大典一時名儒皆集館閣亦多讓公爲能書成授刑部主事寬厚明慎獄無遁情聞有林姓者年二十餘被誣爲逆黨行財獄久不決公一見問其言曰黨事發時方二歲豈能行財力釋之及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上知公可用嚮意用之陞刑部員外郎太倉成命公主饋運直隸糧賦不嚴而事集仁宗皇帝即位有薦公爲郡守者不聽及封建親王擇輔導以公爲越府右長史宣宗皇帝念

畿內之地國家肇域於此蘇常諸郡賦稅當天下之半宜有以優養其民而用匱民困吏不稱任故也乃擢公爲行在工部右侍郎往撫之凡飢寒勞役利害有當興革者大小之事皆以付公公奉敕惟謹而以養民爲先務蘇之賦重郡豪嘗巧取以自肥而官賦常不足田里細民困於暴斂至棄產以逃鬻子女以緩刑罰歲逋嘗積至百萬以待恩霈公知其然乃立法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不入里胥之手計常年過取之贏而積以濟農又發庫財平糴以待凶歲武臣之祿當輸南京給之則請令受於蘇而收其運費亦以惠農民其達北京而舟楫失利或官有科需及民間飢窘無措者皆以所積之贏通給之不責償於是細民惟知力田輸稅仰事俯育而已他一不之及官無負租私無橫取鼓舞歡樂者二十年



而上海之委任亦篤雖遇父母喪皆奪情俾任事而寵終之禮加焉事或嚴重雖非公所履亦以命之若審錄南京繫囚考察郡縣吏督京衛屯田理松江煮海之利如此者非一也其寬緩嚴急必以公不以情人皆以爲宜而無間然者松江嘉興地瀕海公受命防寇相土宜築城堡造戰船訓練士卒嘗若有警然者凡上所命無不稱旨列聖在位多降璽書獎勵而加錫賚焉今上皇帝臨御嘉其勞勩陞戶部尚書以舊制辭改工部未幾仍命往撫南服以其民之安之也公益勤篤始終如一所以興利除害如曩時時邊鄙戒嚴需兵器以命公民聞公令如子趨父事百萬鎧仗皆應期而辦景泰二年以風疾辭不許章再上乃命戶部侍郎李敏代公還且戒敏凡其所行良法美意無輕改蓋仍有意用公也及見上命光

祿宴勞之公退而疾作仆廷中幾不能起上察公實病命致仕歸景泰二年八月也公祇事五朝夙夜匪懈懿德善行輿人誦之至論巡撫之績亦首及於公蓋公於民事知無不爲之必盡其方郡邑水旱當賑給者多不待命下安其危殆而完其骨肉者不可勝計又推餘力以及其所當爲而皆有成功修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蘇之吳縣常之江陰鎮江之丹徒丹陽安慶金山太倉諸學作闕里之金絲堂若武進之孟瀆河開江陰黃田閘蔡涇閘蘇之寶帶橋鎮江之鎮西橋所以通往來資蓄泄者皆公所重建而人不知勞先賢故跡如李太白范文正梅聖俞魏鶴山祠宇皆修葺之一不以煩民初公年六十即傍所居之雙崖營草屋若干楹各以其勝名之至是而歸老焉娛意於山水之間足跡未嘗至城府賓客



過從輒傾倒相歡所爲詩文若干卷出入唐宋諸大家蓋颯  
颯乎其言也四年十月三日卒年七十三上聞之悼歎命禮  
部致祭工部爲治墳塋賜之謚曰文襄諸子仁俊仁迪仁儉  
仁廣孫琬瓚環璇琦璣奉葬於其里黃岡之原旣備之儀物  
如制又即墓之右作享堂五間以歲時行禮中祀公像左右  
二廂以貯祭器凡諸宜有者無不具繚以周垣局以大門嚴  
嚴翼翼內外完好又買田五十畝以供歲費而來求予記其  
事以示久遠予與公同取進士同朝者五十年知公爲最深  
且周氏之先德厚矣而公又加厚焉子孫相繼足以垂不朽  
而何待於予言然不可辭也故爲書其行之大者以爲祠堂  
記其細可畧也

忠宣書院記

李瓚

忠節之士必於死者賢乎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不必於死者  
賢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者將安取衷哉  
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世之論忠節者於其形迹  
求之則君子心術之微有不可得而明矣是故患難之際以  
一身處之易偕身所重並處之者難何也以牽制於所重則  
委曲成就其大者耳徒死不足多也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意可見矣靖康之際宋室中  
微金人入寇逼徽欽二帝以俘於北建炎三年己酉洪忠宣  
公皓以行人充通問使至金被執時梗公者艱難百端今年  
居太原明年遣雲中又明年遞冷山前後留金十有五年至  
詢二帝則前年在會寧去年徙韓川今年又遷鶻里改路矣  
君臣曾不得萃居又不使安其常處窘辱極備公豈不欲即



死耶吁有待也始焉黏罕迫之使仕逆豫公曰願就鼎鑊無悔是公可以死之時也既而天假校人以脫其難則長慮却顧隱忍自全與二帝遠近相望時或密致通問曲加奉慰以待南歸是公可以無死之時也使公復忿忿以死焉則將棄兩宮於何地付二帝於誰人哉故獻桃梨栗麩報以康王即位安知不有以慰二帝之心而解其憂乎冷山北嚮而血其淚操文遙祭而烈其詞又安知不有以通太上之靈而達吾之誠乎嗚呼公之精忠如此使建炎以來凡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一皆如公之所爲各於二帝密問有加奉慰不缺又各以其所聞中原奉迎之意日相報言則兩宮必不傷甚以至次第隕絕之速也吁可恨哉惟天鑒忠公得獨存於衆使俱故之後卒能奉三喪載韋后以南歸焉是公以徇其所重有

以成就其大者矣其視張叔夜李若水王倫諸公皆先二帝以死者果孰爲賢乎哉公後除徽猷閣直學士以論事忤秦檜出知饒州不四年復貶英州矣吁公之賢如此乃以直道不容於時位不滿其德人咸惜之不知天蓋有意於洪氏也觀其子适事孝宗於乾道間以文學問望遭時遇主半歲四遷位至右相子遵在隆興間同知樞密院事與辛次膺齊名子邁在紹興末以起居郎如金正言不屈中國之威賴以復振高宗謂公蘇武不能過迹其雄才直氣誠不相上下而功名富貴嗣續得人蘇蓋不及洪公父子由此觀之洪氏之福正未艾也十世有孫曰春行志學而愛文術博古今考公舊有書院因構堂而像之以奠焉其慨然舉行者巡按山東臧公鳳也經始者二守無錫茹公鑿也書謚以表章之郡守錫



山陳公策也然自茹及陳皆予佐郡之年則亦少襄厥事焉  
堂成春率子弟讀書其間以便焚獻行當觀光國家必將與  
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是公之賜也不可以不記

泮溪八景記

梁混

君子之心遊乎物之外者也遊乎物之內則累於物矣累於  
物則是非美惡之辨戰於中得失予奪之幾交於前雖有之  
亦不足以爲樂矣此余覩傅君子雨泮溪八景而得之也子  
雨爲筠望族世多聞人至魯大父用蔭爲校官溪以故得名  
余嘗過子雨登其德芳堂亭館翼然而深靚竹柏雜然而交  
蔭所謂八景者一舉目可盡也建嶺負其後桂池橫其前回  
峰峻嶺相與角立乎左右湘泉流水過泮溪會野橋而出縈  
白如曳練雲煙杳靄之相滋蘭芷芳馨之可襲凡寓於耳目

而得之於心者皆可樂也子雨於是擷畦蔬取池魚邀余舉  
白引滿極酣謔不厭歌聲激烈出金石灑然若脫塵坌之鞅  
轡而神遊乎八極之表不知酒之旣盡日之在山也余疑子  
雨之樂有得乎物之外者矣因諗之曰世有居台鼎之重負  
公輔之望祿食萬鍾馬踰千駟熙熙然而登春臺子雨得之  
其以爲樂乎又有善治生者如計然白圭居積與時逐貲累  
萬金畜牧之富千足其美食姣服從姬歌兒與千戶侯等子  
雨得之其以爲樂乎子雨曰是有命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  
之而不能皆慊於吾意則吾之所以爲樂者未有不累於吾  
心也且彼富貴者德薄能鮮無所輕重於世厚自豐殖以愚  
其子孫恒敝敝焉於得與失則雖憂且勞不暇而況得而樂  
之乎歐陽子曰山林之樂有以自足而高世者放心於物外



也吾幸際明時享太平之福囂囂乎自得而不資於人也休  
休乎無不足而有餘也其放心於物外者歟彼富貴者雖無  
不可致吾固不能以此而易彼也噫子兩之遊乎物之外者  
豈莊子所謂至樂也歟請書以爲記傅君名霖子兩其字云

重修朴山書院記

彭若金

有宋泰和嚴方子先生著易說十四卷以惠後學咸淳中丞  
相江萬里馬廷鸞愛其書發前賢之所未發足以羽翼經傳  
乃爲上之於朝藏之祕府而授先生祕書省校勘學者師尊  
之稱爲朴山先生至有元盛時其子用父乃建朴山書院於  
邑之城西聚學童於其中以講易說而以白鹿洞之規行之  
已而書院之盛儼然與石門嶽麓相先後不二十年燬於火  
淪廢者幾六十年國初用父之從孫國子學正從禮仍揭舊

扁於私塾迄茲有年今其孫士臧士正復建書院於其所居  
之側日與其家之子弟績學於其中思所以紹復先世之業  
乃來問記於余夫易之爲道古之聖賢所以垂訓於人者以  
其上下貫通非有高遠難行也自灑埽應對而敬其事則窮  
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  
存不踰乎室廬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  
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嚴氏之子弟游息於此  
以永其先志因其志以求聖賢之旨則亦何用而不臧哉自  
是而益勉焉內以成乎己外以及乎人使書院之復千載如  
一日嚴氏之學百世同一心余於士臧兄弟有厚望焉

金溪十景記

張徹

金溪爲淦西勝地廣袤寬平邑大姓陳氏世居之陳故饒財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繼有名宦蘭隱竹屋皆以隱德自足竹屋長嗣曰俊選博學  
有文行名盛稱於人遭時清平在野無事乃擬其山水之勝  
爲十景景各爲圖圖各繫以詩徵余言以爲記余觀金溪水  
出禪和嶺遵道而南其流涓涓至其居之前始大而爲溪金  
沙浴日清瑩可鑑西流遇石則鏘然有聲橋其上可坐臥而  
聽焉少前斜折而北行合揚名斷金兩鄉之水澄而爲潭深  
黑無底潭水環其居之後流而爲遠溪舊有石橋長可數十  
丈屋凡數十楹足以待遊息者橋下渚清沙白東溪倒流之  
水又合而東注爲輞川木樹扶疎可擬王維別墅輞川之下  
兩山挽其吭水至是殆不見去矣故擬之曰金溪有山盤盤  
名曰南山其先壠在焉山之上兩石對立如雙鷹拏雲其勢  
可呼山之下爲虎灣每夕陽西流人煙竹樹隱映可愛南山

相對有石臺甚平石上爲碁局可列胡牀者憑高一望遠無  
不矚石臺隔水有大坡極深靜屋可二百年矣積書充棟絃  
誦不休山之大者曰圓嶺其勢最高其神祠以雷每晨鐘一  
鳴羣動皆作嶺之外殆無餘山矣夫地以人而顯金溪數百  
年來未有發其奇勝者豈前之無其人而有待於今歟蓋山  
水之顯晦有時而其景與人亦遭遇有時也昔蘭亭之遇逸  
少其勝迹相傳至今讀其遺文尚想晉代風流之未遠今金  
溪之遇俊選擬之爲十景發之爲歌詠安知其事跡不傳於  
後如蘭亭者乎書於石所以賀金溪之遭遇且俾來者知所  
始也

### 尚古堂記

安成劉大章名其堂曰尚古鼎重周先生請爲記之余問之



曰劉所尚者八索九丘之文歟義之畫舜之琴歟抑禹之鼎商之卣周之簠簋歟周曰不特此也劉本長沙定王後其死節可稱者桂陽主簿曰持有抗賊事跡西山真先生重其節義有二不可及之語約山朱先生尤嘉重之文信公以睢陽死節比之皆存乎書劄其宸翰可寶者紹興間官誥其墨跡可貴者蘇學士黃太史所題古畫虞文靖公家譜序范太史侯官集趙松雪翁畫馬畫松山水圖其奇玩可愛者太古雪石梅花石皆近世罕有而可尚者也幸記而不辭余復謂之曰人情所尚者有厭宮室之美而以巢穴爲古有矯籩豆之飾而以汙坏爲古者何大章之尚與人異歟周曰彼非求異於人也先祖之死節可尚也前宋之誥辭可尚也先世所藏之墨跡所蓄之古畫所存之古玩皆可尚也之數者由今而

觀皆古矣豈特上古書易器物爲足尚哉大章念祖父寶之非一朝每親賓過從或兄弟宜樂輒復展玩之且嘗與人言爲子孫而不能保祖父之所藏吾之所大媿也余聞周之言知大章之心雖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異於常情甚遠誠可尚也故記以復周之請焉

新喻縣治記

新喻自昔屬揚州域漢屬宜春吳始置縣莫詳治所隋開皇十八年屬袁州時縣治在龍池墅大業八年遷距村唐麟德元年復遷龍池墅大曆八年水泛城郭郡守李嘉祐奏移虎瞰山即今之治所宋淳化三年始隸臨江軍元元貞二年陞縣爲州國朝洪武二年復州爲縣屬臨江府領九鄉縣舊有土城周圍約五里今廢唯四門舊跡僅存葛峰環其東蒙嶺



踞其北鍾山鼎山之秀位乎西南之交虎瞰山獨隱然居中世傳五星奠位大河之水自袁而來紆餘淪漣至是而渟瀄迴互與地勢相曲折合虎跑泉而東文人顯官以道德政事炳炳琅琅稱天下者多出乎其間實江右名縣也縣治歲久傾圮殆盡前官弗職一木莫能支知州張宏仲知縣李公讓僅有志於爲終莫能復繼之者視爲傳舍孰究孰思宣德五年武林洪鈞來尹是縣廉以律已勤以撫民明以燭微公以取信凡有害於政有利於民者輒罷行不留宿未幾月政化大洽民用休阜絃歌比屋上下無事乃選材木具瓴甃畚穢壤基新土授工人以成算先作縣治若干楹高明宏深氣象軒豁視之往昔奚啻倍蓰作堂於治後以嘉善名存舊額也作舍於兩旁以文吏棲典案牘也作儀門以肅其出入鼓樓

以嚴其更漏示民知敬而有警也至於廉憲分司易柱石以廣之皇華使館崇棟宇而飾之庫庾壇壝坊巷衢道咸撤而新之然後治其居第及同官解舍凡所宜有者靡不極其整且備工始於其年之十二月訖於宣德七年之五月費皆官給而有節民皆子來而協心若神助天成一何速也工訖耆老萬子遠等請礮石以俟尹辭未獲屬徹記以文徹惟百餘年之久廢而作新於一人之手使凡爲縣者舉如尹之賢則可以少寬吾君吾相之憂也傳曰爲政在人信哉繼今居喻之水土服尹之德化者各親親長長謹士習勤耕織小大相戒毋犯常憲則遠近舉安於壽域淳古之復不難焉徹無文不解斧藻喜尹之賢於人也遠功之著於喻者大用述其槩俾刻於石庶來者視其美知所勸云尹字惟衡通經學能文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章志行卓然足以負大任云

新城先賢祠堂記

何文淵

浙江台州臨海陳君從熙由進士來爲新城令朞月境內大治以正身心持廉介爲教本以振舉風俗作新人材爲先務是以令出風行無有違悖邑有先賢祠堂在文昌閣之東偏以祀其鄉之先達唐丞相鄭公畋宋崇政殿說書李公泰伯尚書左丞鄧公溫伯名儒呂公南公工部侍郎何公昇之衢州通判蕭公雷龍狀元張公淵微元僉事胡公夢魁國朝工部尚書黃公子雖禮部侍郎江公仲海乳源縣丞涂公敏凡十有一人歲久祠宇圯壞爲政者恬不加意從熙作而新之妥神有所瞻拜有庭蔚然可觀人心忻悅每春秋祭祀先師孔子從熙自出俸錢市豬羊酒果以祀先賢祭畢與教官諸

生等飲於祠下坐談之間無雜言但曰爾鄉之先達若某之顯宦某之文學某之忠節他邑罕有也爾諸士生於斯長於斯耳之聞之者熟矣得不思所以踵其後而爲國家之用以揚名於後哉於是諸俊秀皆聳然而起有動於中而思企及焉祠宇之修真足以激勸人心者也從熙有剗繁之材藩臬具聞於上調吉安永新尋內擢山西道監察御史而祠堂未有記吾宗禮科給事中舸齋先生屬予言以紀之且手書從熙爲政去淫祠散廢寺之田與恤貧民抑豪強撫窮困杜絕請託日招造士涂恢鄧時康王湛劉本中等講說經義凡十餘事予惟摭其有關於政務之急者并記之於此云

江知縣平寇記

正統戊辰夏六月賊人鄧茂七作亂於延平府之沙縣分遣



其徒攻劫鄰縣七月陷將樂八月陷清流九月陷寧化十月陷建寧十二月陷石城而予廣昌爲縣東西南之三邊皆陷於賊賊人朝發則夕至官軍無能禦之者都指揮方政於縣之新坊里後屯嶺遇賊爲賊所攻官軍數千死者相枕人心危慄攜抱避賊縶屬於道時新安江君敬夫宰吾邑乘賊未至與民約曰老稚婦女移出避寇壯者守家營田禦賊於是招集義士唐志謙等萬有餘人教習攻擊搏刺之法而製造長弓藥弩鉤刀利戟以保障縣治人心奮勇悉聽號令傾心委命無有敢後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賊人謀知狼顧梟視於境上莫敢深入復遣危留記率衆馳入賊巢攻敗其黨邑賴以保全民無失業秋亦大熟明年己巳夏巡撫江西楊公彥謚上其事皇帝命江君爲建昌府通判兼掌廣昌縣知縣

事賞其功也夫兵家之事先聲後實當賊鋒方熾之時人之報賊者或曰廣昌聚兵七八萬人或曰藥弩中人立死不可治義士教練之精無不一當百賊人聞之皆膽寒蓋不待交鋒而已奪其氣矣夫武夫悍將統軍討賊反爲賊敗視吾江君寧不慚愧失色哉且廣昌居江西上流廣昌失守則南豐南城撫州次第失陷爲禍滋大鮮有能禦之者以此言之則江君之功宜爲江西平寇之冠予盱人目覩美事故記之

### 重創建昌郡治記

宣德己酉春冬官尚書請以建昌府治暨守禦千戶所改爲荆藩殿宇制如其奏於時宣廟臨御以天下劇郡難其守迺命大臣薦舉京官中政聲茂著者爲之監察御史肇慶陳公鼎在薦舉之列奉璽書乘傳來守建昌至則聽政無所乃謀



創建府治度地於城之西北隅厥地高爽背山面陽盱眙之水自南而趨東麻姑之山自北而環西府堂據於形勝之中堂之前築甬道道之南爲門屋二重屋皆三間堂之後爲思政堂又後太守公宇處其中二守公宇居於東通守公宇居於西推守公宇居東之南偏經歷司照磨所設置於府堂之東西吏戶禮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左兵刑工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右以至庫藏司獄司吏胥之解舍凡所當設者次第而列南北直深八十丈東西橫寬六十五丈繞以垣墉濬之水庸其創建規模大槩若此工未畢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陳公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降敕書命前監察御史濟寧楊公誼守建昌楊公至視陳公之所爲凡堂宇之未成者成之丹雘之未施者施之垣墉之未高深者築之濬之可謂完且美

矣致仕山東左參政南城李公永言謂予曰汝爲御史時與陳楊二公爲同僚二公來爲建昌汝又知之最深者二公爲府治其用心勤且勞矣盍爲之記夫爲政者固不可以無堂而政之得失則不係於堂而係之於人也陳公之至而吾民之驚駭者多公乃治最强橫者十餘而民始知法度之可畏駸駸然日趨於善復布其教條施其德惠而境內稱治楊公繼之絕請託禁奸弊平徭役雪冤滯興學校厚風化振綱紀修廢墜威罰之嚴若秋霜惠愛之施若春陽而民樂於康乂矣其視陳公之政同條而共貫也識者謂吾民若久病陳公如醫之診脈用藥旣已去其疾之半矣楊公如醫之調護保養而體之羸弱者康強而病盡去二公皆醫治之手也然陳公旣蒙超擢而吾楊公政聲之美彰彰在人耳目其得久留



於此乎吾之所言不隱二公之善者蓋欲後來之爲郡者居斯堂治斯民不悖前人之所爲也故爲之記

### 重建貫道橋記

陳敏政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澗亦以門名考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枕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禕遊書院記云書院毀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曰枕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天順戊寅春余修書院往視適鄉貢進士李昊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於余曰是橋值貫道門實書院正路也修書院不可不復此橋乃命橋近居民覓圯石於澗得三之二喜曰是易爾又得石工廬陵張文禎欣然以爲已任經始於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舊加高三尺有奇

下有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於橋也徙而去之並塑先聖四配像於禮殿李周朱三公像於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

### 重建南康府譙樓記

南康郡建於宋太平興國三年而譙樓之建不知所始然有郡必有門有門必有樓以限內外聳觀瞻郡邑之通制也元至正間郡守孫侯天民重建譙樓而虞伯生記之謂郡治本宋乾道所作後至元乙亥燬焉則是樓之與郡治同建同燬而至是重建也明矣又謂是樓兩端爲臺崇十有八尺樓於上屋三間有左右翼臺之基至屋之極通五十八尺今舊樓之高蓋如孫侯之舊而間則增其二上下俱以木爲之蓋孫侯之所建又燬於元季之兵燹而是樓則我國初之所建也



既乏刻石之記文又無題梁之歲月其創始之先後作者之姓名皆不可考矣樓上有扁題南康府三大字洪武十三年知府安智立則是樓也豈安侯之所造歟父老云是郡無城郭而當要衝自元季盜起人民逃散以府治僑寓於他所其地遂爲虎狼之窟穴人跡罕到自郡治北接廬山二十里間皆巨木森然成林時爲郡者以土工難成而大木易得因去舊臺而悉以木構焉然皆松材也外爲風雨之所飄零內爲蟲蟻之所蠹食不數十年朽壞傾敝歷數官不能更作則取他木旁掖之姑幸其未仆以障內外爾無復壯麗之觀也余到官之初屬吏白云樓之某楹將折某梁將壓若不支且仆矣余往視之信然數其縱橫撐拄之木則已過舊楹之數不可復加矣則喻之曰姑俟余徐圖之吏皆嗤其難越數年予

修石堤畢工頗有餘財始議重建而節推張君選力贊成之於是三邑鉅室聞之亦有願助資以相成其事者召匠計之咸以爲松木易蠹宜易以他木而其長且大如舊樓之棟者不可得也若築臺爲址上構以木則規模壯麗可致永久僉以爲然乃啓窰陶甃鳩工運土而市材於旁郡不踰時畚鍤斤斧並手齊作經始於天順三年之秋九月張君自督役而司獄盧思聰陰陽正術梁轟實左右之迨四年之三月而土木之工告畢惟陶瓦取之南昌違期弗至未克覆焉適春夏霖雨連旬臺面之水橫潰四出於是臺旁新甃之甃漸圯時余已得請致仕而張君亦以九載秩滿去官方以弗成厥工爲懼旣而大理評事西蜀雍侯浩來代與同知楊君振通判孫君智議伐茅以覆樓而取各窰之餘甃輦廢寺之舊石與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圮甃相兼命工重甃之視舊加堅密焉且委余曰是公之緒也不可不文以記之臺之崇如舊而深廣加三之一中爲環門以通往來左爲陞級以達上下樓凡五間旁有夾室共爲楹七間樓之左右爲羣吏解舍三十六間每間高一丈三尺深若干闊若干東西兩向而列凡從事於郡者人授一間咸以爲便落成之日郡吏蔡誠等請書其事於石而未暇今因記譙樓并書於末俾來者有考焉

天恩堂記

吳與弼

余嘗題上饒周村周文氏之世譜先籍游罹兵燹無所於徵當宋時莫詳何代有堂名天恩亦復不存景泰丙子仲冬余入閩迂道上饒訪文郡庠明日同造周村其族祖茂畿率諸子弟冒雨遠迓森然舊家文采可愛也擁爐夜話僉請大書

天恩復以顏其新構之堂蓋不忘乎君親猶元公周子之名溪焉元公之家廬道雖脩阻而舊號乃著於所寓則故園池臺與夫松楸桑梓豈不髣髴乎朝夕而少慰戀本之誠哉周文氏距全盛時雖旣寥闊猶幸傳聞故事得以名堂今日則夫先君典刑馨欬庶幾如在慨慕之餘又以起孝子慈孫之仰於無窮因微以致著推舊而爲新其聞元公之風而作邪抑秉彝人所共而惻怛慈愛之意異世而同符哉是心也其天地生物之心乎驗諸日用之間凡非有所爲而油然以生者皆是心也充是心以弘厥德焉在周生固其所而族氏爲咸宜惟繼序之益勤則流慶之益遠將見天恩之堂與周氏相爲悠久豈直一時之光榮而已邪苟徒曰文具而已耳豈請者與記者之心哉



饒氏世系堂記

昔臨川饒迪功叔暘受春秋於朱子門人張主一氏遂世業焉彭原李中山氏壻於饒得是經以授先子而饒於吾外氏五峰陳爲世契於不肖爲新好是以饒君景德命其中子烈長孫嶽之來學也予不敢以常師弟子例視而烈情誼日洽告予以其尊公將刻所續世系於石作堂於故址後嶺而奠焉於以致孝敬而合族屬願先生有以發之予觀梅邊公之序譜也泛論盱撫諸饒同出五代太守亮而盱有亮墓焉知未有亮墓時盱撫豈皆無饒氏耶又謂從兄楚材嘗之盱南象岸饒氏其老人語以塘坑迺其分派錄譜歸而尋燬譜旣無徵老人語未必可據爲信且不聞始派之祖爲誰事寥闊亦無足云云也惟曰遡而上可知者十一世而開蹟塘坑者

不可知是爲的論又云族盛於建炎中微逮祖伯仲藏書萬卷譜云伯諱釜年十五中神童科仲諱墜即叔暘年七歲亦中神童科時號大小神童後之人粗知先緒者梅邊作譜之功也小神童公之曾孫熙燾俱事草廬吳文正公之門見草廬邵庵序記及伯宗吳公之誌雪崖所續之譜而熙教韶陽時刻草廬所勉首尾吟於學之座右以敬勤師命云夫主一親炙朱子性命之教而草廬亦聞朱氏而興者饒氏奕世師承若此孝子慈孫拜斯堂念厥祖寧不勃然以起邪殆必有以躡吳而企朱以侈塘坑之故事而感此心之同然於將來者不愈深乎哉

重建秀江橋記

陳定

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去府解可二里許天順甲申



夏四月洪水懷襄頽波潰決墩礮蕩析川逝靡遺永平劉公  
懋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圯壞狀喟然興嘆謂昔王周爲刺史  
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粟治其橋今吾莅茲郡而橋梁  
不修責將安歸貳守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推常公琳謀  
以克協遵故址重建而揮使石旻等尤慨然解犀於時宜春  
知縣靳敏領其事悉力綜理椽杙累墩厥石貞硜礮立屋  
厥材孔臧仰垂天紳俯跨地帶由是民免病涉岸無叩須軹  
輻蹉蹠往來交錯利濟之澤霈乎無窮越明年成墩醜水五  
道覆屋凡二十七楹瓴甃丹雘俱極纘壯其視舊制廣袤如  
之而堅緻有加旣而郡侯以事非細故命定記其後定屢謝  
以不斐不獲迺記之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子產以  
賢大夫聽鄭國政一見涉溱輒以輿濟煦濡姑息至不能忍

何耶先生之道湮惟知植恩而不以義制焉耳故孟子譏其  
惠而不知爲政崔公建橋渭水百姓咸懷之又因以名之至  
今以爲美談公道之在人心與其大德而不與其小惠固如  
是哉今袁得賢守政道公普下皆率俾以佚使民勞而不怨  
抑所謂蕩蕩平平而不知者與昔杜預橋成晉武臨會舉杯  
勸曰非卿此橋不立則夫修橋梁者詎非王政之事與郡侯  
之志其果不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侯之志則當行大政制  
大義延其去思是豈惟郡邑民之祐抑亦爲守令者之度定  
際其盛而欲引其道於永久迺撰其事以復厥命

康郎山忠臣廟記

孫原貞

人臣死忠享廟祀於其死所者如紀信血食滎陽乘黃屋誑  
楚脫君難以死於此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血食睢陽守



孤城扞寇盡忠節以死於此韓成宋貴等三十六臣血食康  
郎山恭天討僞漢殉君義以死於此是皆得其死所而有功  
當時者也然漢滅楚而高祖之帝業成唐滅安史而肅宗之  
舊業復我太祖高皇帝滅僞漢而大統猶未集四征僭亂將  
士固有力戰而死者獨韓成等如漢之信唐之巡之遠廟而  
祀之何哉爰自王綱解紐紅巾倡亂羣雄僭據僞宋韓林兒  
據中原僞漢陳友諒據江漢僞吳張士誠據浙西僞夏明玉  
珍據巴蜀其他竊據猶衆天命高皇帝龍飛濠泗忠良景附  
成等咸際會風雲於其間由是撫有淮甸遂平江左定都金  
陵其陳友諒發蒙衝驅醜類攻圍我豫章天威震怒躬率舟  
師進討於鄱陽湖之康郎山我將士一心整甲兵操舸艦受  
廟算應神機乘風以陷其陣飛火以焚其舟出奇以擣其虛

設伏以襲其遁大戰五晝夜成等皆當先督戰惟君令是聽  
義不顧身衝鋒刃而必進冒矢石而不避乘勢以破其堅奮  
力以挫其銳決勝以死其間僞漢兵被殺傷焚溺而死者動  
以萬數計大破之湖口我軍復追擊之陳友諒中流矢死餘  
衆隨降而江漢平自後平諸僭亂靖中原定燕京所至郡邑  
望風降附間有弗順或一戰而降或再戰而克未有若康郎  
鏖戰累日克大敵滅大憝皇明龍興寶肇基於此其敢死破  
敵有功之臣又皆重瞳親見其忠肝義膽簡在宸衷是宜褒  
封建廟於餘干康郎山封侯爵十二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  
先李信金景文貴李志高張志雄徐公輔劉義陳弼公爵一  
人丁普郎伯爵二人程國勝王咬住子爵十三人姜閏石明  
王德常惟德遠德山汪清朱鼎裴軫王鳳顯王喜先陳沖江



澤丁字男爵八人表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  
理王仁序其位次塑其像貌定其祭儀主祀事者縣官也縣  
令邵崑偕縣丞張永主簿楊信嘗謁廟下見棟宇傾頽像飾  
剝落乃相與謂曰祀典弗嚴責在有司於是各出俸貲鳩工  
市材令總其綱丞整其務簿董其役工獻其能民効其功經  
始於天順庚辰十一月落成於辛巳四月廟宇崇嚴像設雄  
偉重門兩廡齋舍神厨牆垣悉完悉美觀者咸悅邑之耆耆  
曰廟建國初褒獎忠烈僅百禩而一新厥功宜紀邑庠司訓  
丘弘具書遣生員趙祥高昂來求記予觀自昔及今君天下  
者肇造丕基恢復舊業固雖天與人歸必有忠臣良將爲之  
羽翼爪牙以祛除叛亂匡濟艱危而後天下底定崇德報功  
其於以死勤事之臣尤宜愍恤故廟滎陽而祀信廟睢陽而

祀巡祀遠廟康山而祀成祀貴諸臣皆祭義所當祭有司所  
當敬其事今賢令佐同心協力重修廟以虔妥開國威靈生  
氣凜凜誠良有司克遵朝典表忠以勸忠也俾後之人臣遇  
大事於臨機決策之際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故死勿二成  
大功濟大難全大節伸大義於天下後世名教繫重此後之  
良有司慎勿隳厥緒焉是爲記

按康郎廟功臣姓名成化末張東白亦有記與此畧同顧  
考諸明史彙或多未合如金昺明史作余昌則姓名不同  
文貴明史作呂翟世榮明史作羅則異其姓姜閏明史作  
潤徐公輔明史無公字王喜先明史作喜仙裴軫明史作  
珍王德明史作清則異其名又明史所載止三十五人而  
不列程國勝謂其祀於南昌功臣廟不知南昌實未嘗祠



程也紀載之參差如此

重修餘干儒學記

餘干縣學國朝洪武初重建永樂中重修茲歷年久頽敝尤甚緣縣之民以戶計三萬一千有奇賦以石計四萬七千有奇前令困於繁劇文教未遑今邵侯來知縣事釋奠先聖先師顧瞻學宮嘆曰禮殿不葺何以聳民瞻學舍不修何以勸士習有司首務責奚敢辭乃恪恭盡職存心廉而公臨事平而敏聽訟明而恕民心感悅於是謀於衆以修學宮士民樂從積俸餘資以給其費購學西地以廣其基市材木以易其舊陶甓甃以增其新集衆工以効其能提督有方勸懲有法不數月而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完又數月而明倫堂進德修業二齋完飭文昌祠於戟門左先賢祠於戟門右葺會

饌堂廚溷於進德齋東葺神廚庫房并遷倉廩於修業齋西建文會堂於明倫堂北周圍牆垣礮石增高以至祭器之屬觀德之所靡不完美煥然一新經始於天順元年九月成於二年十一月也時樂平學訓導丘諳來署學事贊助有勞與諸生觀感深切欲紀厥功書具本末遣生員張鑑請記郡侯名崑字彥璧浙之桐廬人由鄉貢進士歷常州吉安二郡教官以陞今職故其治縣知所先務如此

南昌重新迎恩館記

陳循

南昌郡城之迎恩館在故滕王閣之遺址自茲以前六七百年之間閣之緣人事而興替讀唐三王及韓文公元姚文公虞文靖公諸公之文可見然其山川形勝有非人事興替所能易者則越千古如一日也夫人事有興替閣固不足恃則



其替而興也雖屢不能免此館所爲繼作於今亦勢之所必至至若傳播於宇宙間雖未必如山川形勝越千古猶一日而其差愈於閣不緣人事興替如唐以來諸公之文爲斯閣而著者則誠可恃以久此館之作所爲并刻斯文立諸右也夫文之傳播久近固不繫乎刻而閣非是又何以著其興替於此地而啓後人感嘆無窮哉國朝正統初因閣之遺址館而名迎恩者江西左布政使毘陵吳公潤也景泰三年姑蘇韓公永熙以都察院僉都御史奉敕來撫江右適值館燬於火因謂此旣迎拜制詔之所名曰迎恩則事之所重者莫先新之其可緩乎乃率巡按監察御史陽城原君傑練川陳君述右布政使建安連君均按察使漢安張君文昌暨官藩憲諸君旁求軒豁之居得其舊在筠陽爲奉公所而閒曠者於

是相與移建其上有堂有樓堂高踰二十尺而樓又踰其半宏深偉麗庶幾昔之所謂閣者取韓文公之意名曰江西第一之樓而并繚以周垣翼以門廡凡百所宜有者無一不備工成於移置而民不知材得於故就而貨不費自經始至畢工凡七十有九日旣成輯前諸公之文暨宋夏英公王荆公蘇文定公諸公題詠悉刻石而立之此其意之所在不旣深且遠哉歲癸酉按察僉事括蒼金君愷職務至京出其僚長連張諸君書幣求爲之記昔賢之記閣也韓文公以名列三王之次爲幸虞文靖以弗稱韓姚之繼爲懼今循與諸君雖無可以爲辭而幸且懼之至亦莫之或與比仰惟我國家以安天下爲心故付諸卿相以宣德澤爲務夫如綸如綍所以奉天意而惠民者必有所迎拜於下則維藩惟翰一時所以



尊主而庇民者斯竭忠以奉承於上此韓公與藩憲諸君所以重新斯館之盛心也若夫貯歌舞以資宴樂撫景物以娛賓僚如昔之人流連光陰於一時誇示雄豪於百代則固未有萌於志者而亦豈敢輕形之於言語文字之末也哉其爲可興無替也不將有以異於昔乎韓公與諸君之爲政廢興墜舉盜戢民安而尤惓惓恒若不足此循所爲敢望乎是而且有期於來繼之君子

觀德亭記

何喬新

射之爲禮肇自上古備於成周而廢於列國兵爭之際自漢以降莫有講其禮者我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復古先哲王之制乃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帥諸生以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偏去郡學稍遠師生

習射者病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謝侯仲仁繇戶部主事出守茲邦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和盜遁奸革民用宜之莅政之明年侯視射圃隘且遠乃度地於郡學之西偏以爲師生習射之所繚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而扁之曰觀德以予爲郡人也俾爲之記予惟射者君子之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賓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搯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之備如此故禮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旣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專於武夫迨我聖祖祗適先王令猷



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將使爲士者復覩古昔儀文之盛今謝侯又能擴射圃新射亭俾郡之師生有所從事蓋將納士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於朝未得與郡之諸君子較藝茲圃它日幸得歸榮姑山盱水之間聞郡大夫暨羣彥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勸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筋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 重建仁濟橋記

瑞州爲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爲梁維以鐵絙以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輒敗散修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熙十有二年郡守楊侃改作石橋徙於治之稍東作石隄於兩岸以捍悍流

繫石八墩於深淵以醜水性墩之上架木爲梁甃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屋數十餘間人甚利之其後屢廢屢復由宋迄於元季燬於兵燹材甃皆腐缺而石亦泐矣入國朝以來百二十餘禩石隄盡圯石墩僅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混濘水怪出沒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欲修復顧以功鉅費艱懼以擅興厲民爲臯跼縮不果弘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至瑞觀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興沈公清亦分憲於茲因相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吾民葬魚腹耶盍圖修復議旣克合乃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禔推官許瑢皆曰是有司之職也敢有不供於是慮材用庀工徒出府帑之羨財勸巨室之欣助經始



於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築兩堤更築八墩架木爲梁甃石覆屋悉如舊規橋之修若干尺其廣若干尺歲十二月某日訖功太守合僚佐師儒耆舊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修復使吾民去危即安是雖有數非司風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可以無紀乃爲之書使勒於石庶來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成於不壞以爲斯民永久之利焉

### 結古齋記

南豐余君公理自其高曾以來世以儒稱於鄉公理好古篤學而不以資進取所居在邑之沙溪幽巖怪壑有盤谷之勝奇花嘉植有嵩洛之風公理隱居其中年甫四十餘即以家政付其子非有事未嘗至城府構屋數楹以爲講習之所凡經史子集之書琴劍觴豆之器山鏡冢刻之遺文具藏其間

公理日孜孜討論恒若求而弗得或展卷會心又欣然若獲希世之珍者今年逾知命而嗜古之心益篤乃扁其齋曰結古邑子弟因捨其姓字稱爲結古先生云客有詰之曰結古爲義以衽受物也古之世去今遠矣子曷從而結古之意者齋中所藏若關尹亢桑所述鬼谷騶衍所著虞初稗官所記錄皆先秦之書其辭奇崛豪宕可驚可喜者是乃子之所結邪公理曰非也是足資多識而已客又曰紀之甌離之磬莒之方鼎魯侯之彝召公之卣齊侯之罇魏莊子之歌鍾高克之敦此皆三代以前之寶雖歷世已遠然出於荒墟古塚之中復見於世者蓋多有之子將傾囊發篋悉致此齋以供奇玩邪公理曰非也是足娛耳目而已客又曰岐陽之鼓季札之銘嶧山之罍之碑秦人詛楚之文是皆蟲書鳥篆史籀李斯



之遺跡也子將收而粹之以成其嗜古之癖邪公理曰非也  
是足為博古之助而已然則子之所結者何曰吾所結者古  
聖賢之道耳道之大原出於天書契未造器用未制已有此  
道矣天地之間孰古於道哉聖賢身斯道者也六經四子載  
斯道者也故吾端居此齋講先聖之遺經求先聖之至道以  
養吾心以修吾身若扱物於衽焉彼古書古器與夫金石之  
古刻奚益於吾身心哉客唯唯而退公理以書抵予曰吾所  
以名齋者其義如此願為我記之乃述其語客者識於其壁

### 進德堂記

新喻之小水傅氏世居焉有堂曰進德者傅之耆彥樂全翁  
所作也其名以進德者何蓋戒飭子孫懋修其德以保宗祊  
也翁之曾孫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曰川嘗為余言我先

世家湘潭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迨宋南渡又徙新喻  
之黃塘甫數世又遷小水則今所居也樂全翁實我曾祖諱  
璧字原顯生重紀至元之乙亥以禮禔身以道正家以謙和  
處閭里鄉之人推為鉅公長者元季兵亂邑豪張姓者聚羣  
不逞以保障為名大家甲第悉撤以益其居翁有東西二樓  
亦在撤中且收翁并邑之大姓以行俾躬炊爨以苦之察其  
色不豫輒加害翁以雅望同收者皆敬護之迭為之炊以是  
獲全太祖高皇帝遣開平忠武王以兵定江西翁始率其族  
歸復舊業則向之穹堂峻宇化為敗瓦荒榛矣翁力自修葺  
作堂而居之扁以進德堂蓋曰吾所以獲全亂世而重覩丕  
平者以區區克慎於德耳吾之子孫勉進其德庶可以保堂  
構乎翁之子三有諱汝器則我先祖也諸孫九有號愚樂贈



少卿兼侍讀則我先考也曾孫二十四人而我與弟中書舍  
人潮以進士舉列官於朝元孫又數十人是皆翁之遺德也  
子爲我記之俾我子孫世守不墜焉余曰翁以進德名堂其  
望於後人者至矣抑進德之說難言也姑取諸作室以譬之  
可乎凡作室者隱以金椎鞏其基也奠以文礎負其重也爲  
之垣墉防其患也爲之戶牖納其明也爲之山窠藻稅昭其  
文也君子之進德亦何異於是乎仁以爲基故堅而可久也  
禮以爲礎故端而不傾也義以爲垣墉故外患不干也智以  
爲戶牖故昭晰不蔽也詩書以爲窠稅故燦乎其文也而又  
存其本於靜虛之中察其用於軼擾之際則天之與我者全  
而德日進矣凡翁之子孫歌於斯宴於斯啓處於斯仰而觀  
俯而察進德之資在是矣太常中書競爽於時而益懋於德

吾知翁之遺澤混混而來未有涯也遂書以記其堂

江西布政司黃冊庫修造記

郡邑黃冊建庫藏之重民數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命以有  
天下疆理之廣遠邁漢唐列聖休養生息戶口滋殖亦非前  
代所及舊制天下版籍每十年輒改造繕寫旣成獻於天府  
藏之後湖庫副在布政司者藏於架閣庫江西布政司所統  
郡縣旣廣版籍尤多庫不能容則別藏於章江門之城樓及  
廣積倉之別室天順八年中布政使莆田翁公世資以爲黃  
冊藏於它所非先王拜民數孔子式負版之意乃度地城東  
得故鑄錢庫廢地建庫房五十間廳事三間作門以謹啓閉  
鑿池以防鬱攸之災悉徙郡縣所上黃冊奔藏於此歲命幕  
職一員吏一人卒徒二十人典守然創始之初規制未備成



化十八年左布政使福清王公克復右布政使三山陳公煒以廳事隘陋撤而新之前為視事之廳後為燕休之堂翼室庖漏等房以次列置又作中門以嚴出入凡為屋十有三間歲久寢圯未有葺之者弘治五年左布政使宜興沈公暉來莅茲藩周覽及是顧棟撓瓦落地堙牆傾乃鳩工庀材卜日興事撓者易之落者補之堙者濬之傾者築之又於堂北作樓七間以遠溲汙前為步廊以便校閱樓南為甬道十有六丈以達於堂後凡用木三千七百章瓦甃黝堊鐵石之用稱是經始於弘治六年六月以是歲九月竣工是役也財取諸在官之羨錢役取諸負臯之囚徒而勞費蓋不及民既成脩梁傑棟堅礧崇墉稱其為藏典籍之所者沈公以書屬余記之余惟王者以民為天而黃冊所以紀民數也蕭何在漢入

關之初先收圖籍傅崇在宋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名臣未有不致重於此者我國家紹古致治尤重版籍藏冊有常所造冊有常時誠以為版籍者治忽所係也今沈公與諸君子祇德意敬民數高檐大厦庥而藏之誠知所重矣繼自今稽戶口之登耗者在是攷墾田之多寡者在是辨兵民驗主客以令徒役者又在是其有資於治道豈淺也哉夫一庫之作似不必書然所係甚重於是乎書

贛州新建巡撫院記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氓合為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逐捕其勢寢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閔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勦其南則竄於北時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鎮守江西太監鄧某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民御衆之才者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於贛而割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治所乃請於朝命副使談君俊參議李君魁鈎校府庫羨財市材僦匠即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牆之南又

立三司廳以爲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於弘治八年十月落成於明年閏三月穹堂峻宇高閣崇墉規制壯麗他鎮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爲重鎮公既莅政盜遁奸革兵民以安旣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患爲近宜以隸公朝議皆以爲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疆理宇內固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於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爲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聖



天子納用羣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衰數千餘里皆受節制廟謨宏且遠矣今公祇奉綸音以節鉞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閫罔敢差池異時羣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烈銘彝卣而垂竹帛豈直追蹤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字德潤由名進士敷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爲之記

### 金井山居記

廣昌西南九十里有地曰金井承仕郎黃君愈敬之別墅也愈敬謂予曰自吾祖吾父以及吾身家銀溪之上三世矣銀溪距縣治四十里然居民稠密市肆浩穰吾病其未能遠煩囂而極山水之樂也故擇其幽遐深邃者居之得金井焉金井多佳山水若牙梳嶂若飛來峰顛崖秀壑虎兕蹲而鸞鶴

翥者皆環拱於吾居而仙人井七星潭含煙雲而出風雨者近在東阡西陌可遊也吾甚愛之故築室於茲前爲堂後爲寢旁爲燕休之室墾田以種稻歲時衣食仰給焉鑿池以養魚賓祭於是乎取之度地以爲圃雜蒔花卉果蔬可以娛耳目而養口體吾將老焉尚寶丞程公嘗題吾室曰金井山居士幸爲吾記之又曰吾觀今之所謂巨室者營營焉務厚積以充其欲以遺其子孫良田美莊百計求之象犀珠玉珍麗之物巧取豪奪惟恐其不得也然不旋踵而歸於他姓者有之或子孫不能守而復爲豪有力所奪者有之吾心創焉故凡世之可欲者泊然其間所未能忘情者山水之樂耳爲此所以成吾樂也山水之樂非良田美莊象犀珠玉珍麗之物可比庶幾可以終吾身遺吾子孫而豪有力者亦將不吾奪



也予嘆曰愈敬之賢加人數等矣知煩囂之可厭而遠身於閒曠之野知貨財之不可守而娛情於山水之觀可不謂賢乎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觀其所樂可以知其德矣知以燭之仁以體之黃氏之慶澤蓋未有涯也異時過其居者見其喬木蔚然秀色在戶曰斯賢者之居也將有徘徊瞻仰而興嘆者矣愈敬今四川灌縣尹愈明之兄以納粟授散官云

重修南昌府學記

南昌爲江右首郡藩臬莅焉其山川之勝疆理之廣非列郡所及則其學校之制棟宇之崇且麗亦宜爲它郡甲郡故有學元季燬於兵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詔郡縣興學養士洪武丙子南昌守土之臣肇建郡學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有學以教育俊茂之士規制壯麗至景泰甲戌幾六十年而

繪飾黯昧杳棟腐折圯墁剝巡撫僉都御史韓公雍大加修築其後學宮寢圯巡按監察御史天台李公釗修之巡按監察御史汝陽熊公翀又修之至於今而廟與學頽敝日甚弘治辛亥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來按茲邦祇謁文廟退詣講堂顧瞻咨嗟以爲首善之地傾圮若茲不可以不修乃鳩工屬徒市材陶瓦至若金碧髹彤黝堊之需皆出府帑羨財市之不以費民衆咸歡趨廟自大成殿以至廡門學自明倫堂以至齋舍昔所有者因舊修焉昔所無者乃肇作之賜書有樓學官有廨栖士有廬講誦有堂名宦鄉賢有祠齋宿有宮習射有所觀德有亭至於庖湍庫廩皆以序爲興賢育才二坊亦加修飾凡爲屋百八十間爲樓六十四間經始於壬子七月之望落成於癸丑六月之朔丹碧輝煌門闥壯麗冠



於列郡稱其爲首善之地者邦人士子來游來觀罔不感悅是舉也韓公實主之公字惟遠起家進士其按部江右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恥鉤距論者以爲得憲臣之體云

零都縣修城記

袁端

零都古揚州之域漢陳隋唐四徙其治貞觀中安撫使任公懷玉徙治南康故郡即漢將軍灌嬰所築壘之故址迄今仍之宋知縣劉公藻爰築土城元通判王公榮忠始易以石於是民賴以安入我朝張文弛武城圯隍湮邇年以來羣不逞輩乘間嘯聚大叅秦公民悅以零當三省往來之衝爲十邑腹心之地遂區畫興築一時閭右競出金穀以濟乃命知縣羅公肆司其事分命義官管廷薦等以程其工秦公以陞去大叅張公琳兵備憲副張公璉相繼督勸申命義官蕭子欽

等計日而責成焉始事於成化丙午春至明年冬城成又明年秋樓櫓成環甃甃石表裏如一周迴五里視舊加廣羅建五門表以新名南曰南薰北曰朝天東曰東臯西曰西成曰永安崇墉深塹雉列翬飛屹爲金湯所以衛內攘外弭變消虞維持太平於永久者不有在於斯乎工旣訖功大役告成庠生蕭鳴鳳輩相率請予文鑱石以垂示無極嗚呼重門待暴見於易有備無患著於書是役也固賢有司所宜用心者春秋常事不書興作創制則備錄之是役也又法之所宜書者予不敏謹記其顛末如此以爲後之生於斯仕於斯者告

彭澤縣儒學記

邵寶

九江郡守高君友機率彭澤教諭戴鑾來告曰比者彭澤瑞昌二學同時並徙彭澤先瑞昌畢功而記尚缺敢以爲請初



彭澤學在邑治之東病之者謂背陽向昧位置弗當擇所宜徙乃得今之地說者曰前山爲案爲帽爲髻後爲鳳凰爲綠梯爲蒼崖爲潛玉爲讀書巖羣勝且萃左襟孤峰右帶重嶺而大江之流舉目望之盡數百里爽秀完備學於是爲稱時都御史林公俊以巡視至聞而然之分守參議董君威錢君顥參政楊君守愚僉事沈君元王君啓陳君雍副使楊君錦繼廣其意而高守任焉以有茲成功也予嘗怪今師生之爲學不務立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故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直指精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爲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

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爲首觀水如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旣據江爲勝而吾夫子肖像在廟凡爲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擬進於漸期與於大修爲大德發爲小道而慎獨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俟諸儒衆說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大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匯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流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況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真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宮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爲我師生告焉因高守請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記遂書俾刻之

孫烈婦碑亭記

烈婦鍾氏玉山知縣上虞孫景雲妻也其父曰欽禮爲浙中名士烈婦幼受教讀書知大義旣歸景雲益親文史及景雲舉進士官玉山烈婦持以禮度旦出暮歸迎送如賓言必稱古廉吏景雲能於官烈婦有相之道焉弘治壬戌春景雲還自述職中道得疾其夏至玉山秋七月十八日卒烈婦時年二十八嘗兩產不育方圖側室而景雲未從及是大慟隕地扶而後起曰哀哉夫死無子吾何用生爲乃三取浴屍水飲之誓以必死復謀曰勿死衣汗溺死衣濡尸而易之死且受辱吾其死縊且縊孰若餓死哉遂辟食姑強之食不得已復食力疾治喪默營後事纖悉必具曰是決於縊矣越二月

月舅氏泓將以景雲喪歸烈婦一日盡檢其文籍器皿官者還之是夕姑飯於同官之舍比還漏下二十刻矣烈婦迎姑爲婉語曰夫死而無伯叔以事舅姑婦不敢死今幸有事舅姑者吾無慮矣蓋示以訣而姑不覺也姑旣寢烈婦入私室沐浴更衣以白綾蒙首縊焉九月二日也厥明姑始知之解其屍玉色如生左袖銀一錠題其封曰買棺木右袖景雲小像及其所愛二扇衣桁在前靈几在後妝奩服御陳列在旁香燭在案旛蓋旌旛在庭皆烈婦手置也其暇整如此嗚呼異哉卒之一月當道有上其事者天子詔上虞旌其門曰烈婦寶承乏江臬與聞風教請書其事於碑嗚呼從一而終婦之道也故夫死稱未亡人蓋有偕老而無偕死若烈婦之死可謂加於人一等矣顧其志不亦烈哉或者方以嗣養責之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四  
嗚呼以嗣則無子以養則有伯叔亦計之熟矣不然擇死而蹈懼其辱身也隱死而訣懼其傷姑也死之中且有禮焉始我聞烈婦死嘗嘆以爲由其義能爲紀姬之存鄒由其志能爲孫妻之討媯不獨一死之爲烈也君子以爲然然天下之存綱常也申生之死孝屈子之死忠抑豈非此志之爲哉傳烈女者當有取焉吾是以書之

### 獨對亭記

弘治辛酉夏六月寶奉詔視學至南康白鹿書院是院也勝在五老聞於四方乃負而弗鄉雖無大繫於是亦若闕典者故周覽之餘欲爲亭以對之屬時暑雨未暇相度蓋越一年而後再至步自南岡歷東崖得地丈餘其平如砥其崇如壇竊意亭宜居於此諸生從者曰此文公先生舊遊也俯觀巖

石有風泉雲壑四字仰而西望五老當前若拱若揖若陟若降若在咫尺可延致與語寶欣然喜曰此真吾意乎雖然五老之勝有目者共觀而非公莫之能當今是地也公嘗居之不於此亭烏乎宜爲旣而亭成衆以名請名曰獨對重公蹟也或謂峰以老稱不獨以秀以奇而以其壽是五老者天始與始地終與終壽孰對之謂公獨焉何居寶聞諸孔子仁者樂山山以氣凝而理行其中泉石土木無所非仁惟仁故靜惟靜故壽凡山皆然而高且大者則尤至焉公仁者也純博中正德與山協爲鎮爲嶽五老之對固其所哉君子觀其進退語默從容暇豫旣得公之靜矣則其化遠功深表儀流澤與孔子無窮其爲壽對諸五老又有能信之者況公前後代有寓賢何莫不具一節至要其大孰與公比非公獨對誰其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四  
偕之是以危登極眺覽天下之至奇雄辭勁筆發天下之至  
秀彼以其五公以其一出象入神形於舞蹈斯固公之餘事  
而所以作對者亦在是矣抑豈惟是哉公仁且智登斯亭也  
又嘗反而東顧深湖長江至於滄海皆公之五老也寶生也  
晚幸讀公書見公所對如從公焉敢用窺測記於亭中試詒  
諸五老其亦以寶為知公與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四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五

藝文記十三

明

江西第一樓記

李奎

豫章大江之濱舊有滕王閣傾廢歷歲既久過者莫不躊躇  
悽愴歎昔雕甍畫棟之盛無從覩焉景泰辛未春都憲姑蘇  
韓公永熙巡撫是邦政令翕張民俗丕變越明年因閣舊址  
築而廣之復砌以石得遺屋之在官者移豎其上高三丈廣  
可布席三百人宏敞壯麗卓冠遠邇因以西江第一樓揭其  
扁刻唐以來及今人記序詩賦於石屬為記予惟江右為海  
內文獻之邦斯樓擅江右山川之美竊嘗觀夫勝狀西山廬  
阜高摩雲表鄱陽一湖遠混天碧東連吳越西接荆衡北控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五  
江淮南通閩廣名山大川之在域內者莫不合形輔勢環列於空曠杳冥混茫之外皆斯樓之偉觀也公每遇餘暇輒登眺焉官僚士庶亦得以縱遊覽凡恩詔南頒迎候於此使節還往飲餞於此仰神京於天表俯流水之朝宗公戀闕圖報之心得不油然而生乎列郡屬邑歷歷在目孰貪孰廉曷去留之其利其弊曷興革之撫綏存恤之政得不遍歷而均布乎煙火萬家民蕃物庶笙歌萬井老安少懷邊塵不驚境內寧謐民甚樂矣公之心得不因民而後樂乎至若鳶飛魚躍之昭著天光雲影之徘徊高焉而山足以崇吾節心之仁由是而充撓之不濁水也足以澄吾慮心之智由是而達物物有得焉樂莫大矣此公之所獨得又豈衆人所能識哉乃若波恬風正舟渡帆移霧斂煙消山平野曠漁歌牧唱之互答

花香草色之可人靡不出於履舄之下若夫陰雲晝晦星月夜沈雪浪奔騰魚龍出沒怒聲猛氣撼山嶽而排地軸不一其狀者又皆疊見於几席之間其可喜可愕爲險爲厓駭心目而豁襟度舒堙鬱而滌煩囂者豈待他求而後得哉此衆人之所同非公之所獨也是知豫章兼有東南之勝而斯樓又盡得豫章之勝扁曰第一宜哉雖然地不自勝因人而勝樓不自美因人而美觀昔蘭亭之在山陰竹樓岳陽之在南楚義之諸賢之觴詠元之文正之著述適足侈然遊賞於一時而尚取重於今日斯樓也旣賴我公之重以新其觀美以增其光烈城郭爲之改觀山川爲之輝映使過客無躊躇悽愴之嘆其雄名偉跡安知不與蘭亭岳陽並垂於不朽增重豫章有光滕王之遺址乎予非能文者謹述此以塞責若夫



發揮奧義勒之金石尚有俟於宗工鉅儒之大筆云

鵞湖書院記

大江以西古稱文獻之邦書院之建不知有幾惟鵞湖之名與白鹿並稱於天下自宋迄今彰彰如一日由道學之在人誦習景仰自不能一日而或廢也夫朱陸之在當時皆以性理爲學然陸氏重在存心以簡易自高朱子則先致知而後存心鵞湖之會反復講論終不能挈而合之無極太極之辨尤不免後世之公論厥後集諸儒之大成繼列聖之道統有功萬世者朱子也陸氏得四明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推崇獎翼其學亦高大光明與朱子異趣而並立以西江二陸比河南二程東萊承中原文獻之懿親友朱子往來講辨造詣益深著述博議發明春秋嚴謹之旨殆無餘蘊蓋以聖賢之學

自任有志於道統之重也然書院廢於宋季兵燹寥寥三百載間寒鴉古木荒蕪殘煙過客興嘆莫有能創而新之詎不有待乎景泰四年春郡守四明姚公堂按行屬邑道經鵞湖尋訪舊址惟見朽柱一楹屹立叢棘中顧瞻慨嘆亟欲興復適都憲姑蘇韓公巡撫至郡首以爲請公曰此盛舉也崇教尚賢有司之首務容可後乎遂授以成算涓吉興工創以祠堂後爲寢室兩傍翼以廊廡中肖四先生像前構樓又前鑿泮池不踰月莫不翼然以新仍以鵞湖書院揭其扁示不忘舊也

溪山勝覽樓記

弋陽縣治之東不一里葛溪驛在焉驛當西南水陸之衝樓之建高可二丈有奇廣可布席坐數十人四周護以闌楯歲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久寢毀棟宇傾欹登者懼焉景泰癸酉冬江右憲副山陰韓公暘按臨過驛顧瞻嘆曰今都憲韓公任巡撫之責列郡屬邑百廢悉舉獨茲驛不治可乎遂謀於郡守四明姚公堂命驛丞重加修創朽者堅欹者正卑隘者弘敞乃以溪山勝覽四字大書以揭其扁余嘗觀夫斯樓之勝葛溪前遶匯以衆流蜿蜒若長虹縈紆若素練岸之南又多名山峻嶺其龜峰馬鞍寶峰南巖岑岫莫不爭奇獻秀若渴虹奔騎聯絡而來圭笏畫屏交錯列布其狀不可殫述至若時雨初霽崖洞虛明宿霧潛消晴波澄瑩舟帆搖曳魚鳥浮沈平沙漫流微風遠響清泉白石之朗映樹陰草色之依微層見疊出於混茫杳冥之間者靡不在於几席之下若夫通衢大巷室廬鱗次長郊巨陸禾黍高低梵刹琳宮金碧照耀遊人行客之往來

漁樵耕牧之唱和負者奔於途賈者集於市紛紜馳逐不以朝暮有間者又皆畢見於檐宇窗檻之外一邑之勝不外是矣雖然勝覽者情之適因物有感者誠之動於中是知宦遊君子登臨其上者豈拘拘爲心目之娛吟眺之適哉其必仰神京於霄漢動戀闕之思察民隱於閭閻勤撫綏之念觀山水之流峙而仁智之心所由克望天光雲影之徘徊而如斯之妙所由契凡觸於目感於心皆足廣聞見豁襟度舍凡近趨高明洞然八荒皆在我闡顧瞻俯仰孰非妙道之形著惟在登臨者有以取之何如耳此副憲公立扁願望之深意余謹述爲告驛宰都君聞斯言喜而作曰先生之言然其不敏亦嘗究心於此請書以爲記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藝文  
重修九川書院記

蕭 鎡



李氏信之弋陽大族其居今之九川里蓋久而書院之建則造意於前乳源大尹文儀未就而卒宣德丁未其從弟文彬甫始作屋於所居之南教宗嫺子弟其中而重修之者今致仕大理少卿奎文曜也大理君以舊創湫隘乃與文彬謀而大之前爲門門之中爲臺臺之後爲堂曰育英而軒其兩傍曰希賢曰尚志軒之外各鑿其隙地爲池東池則構亭其上以游憩曰鷗波西池則甃石其涯爲滌硯之所曰墨沼繚以崇垣樹以嘉木特扁其門曰九川書院焉經始於景泰癸酉之秋落成於甲戌六月之望至是命其子玘請記於余天下之事爲之固貴於得其人尤貴於適其時也不得其人則事有不成得其人不適其時雖欲爲之有不可得已我國家稽古爲治學校之設自京師達於郡邑雖荒邊側境靡不有之

而家塾之制則聽民自便當此時爲之者蓋寡獨李氏昆弟克重其事文彬甫作於前大理君修於後而所謂九川書院隱然著稱鄉邑間豈非得其人而又適其時歟初文彬甫作書院子弟讀書幾三十年若玘若玘若曰良皆由科目以進玘任監察御史曰良進士試事吏部玘需次成均其他若珙若曰春輩志進取者尤不少今大理君又更新之繼是而往其奮發興起者可勝道哉雖然大理君昆季所以拳拳於是者非徒爲子弟干世取利祿之階而已其意蓋欲取古人所以爲教之節目次第使凡游息於是者相與講而循習之以成其德器由是出而仕者思所以盡忠立節於時處而隱者思所以秉道植義於已則一人之行修可以刑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可以刑之於一鄉一邑無遠近而人材成風俗美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五 五  
豈獨爲李氏盛其於聖世學校之助豈小補哉文彬甫予不及識之而嘗獲交於大理君蓋端厚君子人也其子玘又予所愛重者故因其請特著予所聞以爲記俾玘持歸刻焉

### 建昌縣學記

西安潘君彝之尹建昌也治既有方百務具舉獨嘗往來視學宮以謂卑陋不足啓觀瞻興教化欲修治之未暇乃景泰改元之春慨然捐已貲爲之倡諸僚屬相與協贊之而邑之士民與凡大夫之致政而歸者咸出穀爲之助於是購財庀工撤禮殿而高大之旣又建兩廡重門總之爲屋若干間弘敞靚深言言翼翼經始於是年十月一日落成於明年正月朔日邑人父老喜學之更新而大潘君之成績也以教諭張君湜書來屬予記建昌縣之學宋崇寧二年始建於縣治之

東後凡再徙而至今縣治之西元元貞間縣陞爲州知州孫輔臣重修之國朝洪武初州復爲縣知縣倪恭復修而大之潘君所修大抵循恭之舊而又增廓之也天下之學不可一日而無而所以學者不可一日而廢教之所以出也自黨庠術序之法立而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之爲郡邑者不知政之所重在此往往視以爲不足務甚者學舍頽圯生徒無所寓絃誦之聲寂然不聞而猶莫之省憂教之所以不明治之所以不古治之所以不古人材所以不廣也今潘君在建昌獨知修廢墜於數十年之後使建昌之學者咸相與藏修游息於其中而日講乎人倫日用臣子之大節則一邑之教化興風俗盛人材出而潘君之治成矣其爲國家之助豈小補哉余素交



潘君遽喜其為政知所重也特為記俾刻諸石以告來者

吉水縣學大成殿記

劉定之

由予里赴京未數日至吉水山漸開遠溪益廣深士氣質與景類也獨未嘗造庠拜大成殿焉今樂聞其重修昔歐陽永叔記吉郡建學吉水郡屬邑學與殿豈不同時煥飭哉然是後宋遷且隆元起復仆兵燹弗一革故鼎新宜亦屢矣稽諸圖志洪武甲寅學復修繼此又時增葺惟殿以工鉅莫敢措手自建極初元至今上成化丁亥適百年矣禮樂百年而興世常道也況聖明治追隆古乎況斯邑文獻聞海宇乎況弘基構以祀聖賢崇文首務乎於是江右提學僉憲李公齡以為言由進士來令斯邑者蔣紱洪章承之其羣僚皆悅從無異意捐俸雖微示已志以率眾也出庫藏諸物以白金直計

之為兩踰千又益以羣助乃沛然焉大木取於閩楚石甃取於本土浮水登陸不百武而集遂以是年三月興工九月告成址堅以高構聳而豁塑像咸新尊居環翼庠官教諭蔣輔訓導王甫因邑士編修宋爾章請予記之

廣昌縣重修廟學記

廣昌當宋南渡後析南豐之半天授興城等鄉為縣以其道通廣海郡屬建昌故以名是時李忠定綱安撫江右為之畫壤置署而廟學近縣獄蓋播越南定經營猶未得全美也久之徙縣治東止弋亭舊址周文忠必大書其成元末燬於兵皇朝初更創吏部尚書何文淵記焉詎今未久時康俗阜力可充拓於是莅郡者謝守士元蕭貳守允恭臨縣者葉尹茂高李貳尹拳師泮者邵教諭忠洎訓導段輔王煥相與輸公



帑彙衆財以爲之於廟自殿而廡而戟門於學自堂而齋而號房他如附於廟所宜有者宰犧牲藏幣器以及祀文昌神祀鄉十賢莫不有室附於學所宜有者度經籍錄以及泮池射圃之類亦莫不有所旣踰前規亦甲旁邑始事於成化丁亥夏落成於戊子春尚書之子秋官郎中喬新具顛末請予爲記

### 石潭記

石潭在予家門外禾溪所匯處也水旁及水底皆磐石形狀非一綿亘將里許其在水旁有若鸕鷀者首身畧具後其首爲舟所觸而脫乃不甚類有圓而窪方而窪者容皆百斛圓者潦入之水常濁方者溪通之水常清濁左清右相去甚邇類朱墨硯然其在水底比鄰没人爲予言有高而中空者曰

樓石有圓而下覆者曰涼繖石有級而上承者曰三等石有圓而上仰者曰香爐石四石皆魚所聚没人取魚者爲之名以志焉樓石有鮎魚居之甚鉅没人不敢邇時相呼數輩沒而遠以視之爾樓石最西與歐陽氏魚池相直次東爲涼繖石直予先世墓又東爲三等石直予家牌坊又東爲香爐石直孚惠廟夫石潭之怪奇瑰異其蘊閱於內者多而彰露於外者少觸折之而冥然若不覺依之以居即之以取而悠然聽其所爲與夫清風明月之所去來春雨秋霽之所增耗林影山色之所映照隨時變化而其堅確自然之體不移斯皆類乎有道者也故記之

### 中溪彭氏祠堂記

成化元年乙酉夏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純道得其尊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甫彭公自所居安成以書來諭曰吾嚮欲建祠堂於中溪以去臘興工今季春落成矣堂列五龕中奉吾大父容膝先生以上累世左奉吾父右奉吾叔左之次吾父諸子皆將入右之次吾叔諸子皆將入若是則吾戚疏十三兄弟無不當在斯堂者矣非但爾也又將使他日吾父諸孫入於斯者皆列東序吾叔諸孫入於斯者皆列西序吾誠知夫推本之遠連枝之多禮家罕有然者然吾意以爲祠主於合宗念祖而已苟宗之不合將有不待功總之外而相薄祖之不念將有不待曾高之上而遽忘故吾寧爲爾也抑吾有感於昔而然昔吾弟憲副毓敬建祠就東而宗人處西者弗便乃遷正寢使其便焉而不至於忘祖故今祠就正寢北而闔宗來者均矣地廣四丈深加五倍而構架有餘矣堂以展奠獻室以藏器

服廡門以集賓媯容庖湍而規制稱矣祭田因舊增新而粢盛有常出矣吾悉其經營之慮加以吾子祿養之助乃有成也吾子其以吾所爲告於僚友知吾者記以示後於是內翰以予髫年侍先君講學安成南郭嘗得拜公也不鄙見屬予謂禮無所泥惟義之揆而已朱子家禮無服之祖不祠有後之宗不祔充類至義之盡將有不行者假令斯祖也服盡於吾而猶未盡於吾之伯叔然初同此祠今主將焉遷乎假令斯宗也當祭其父而不當祔於吾之祖祠然初同此居今祠將異建乎故程子遺書謂祭先之道無近遠多少皆當祭之以報本而不可以厭其遠且多夫豈非義而程子言之哉朱子序遺書存斯言也以與家禮異固將以通其有所不行者而行之也義當爾也公父子平素以義揆禮而有以處此矣



又何疑歟抑禮固在揆於義尤必本於德乃久大所由焉公之先器資廷魁起番陽忠秦州判來安成國祥運使臨浙藩至公父徙中溪身隱南郭而名自著於朝廷繼之以令弟之入館出憲振之以賢子之掇巍踐華非世積其德不至此夫慶隨德而至若影逐形響答桴也德積不怠慶詎可涯度哉公名毓義以祠創之年自封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進封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公父諱務威以祠成之年自贈廣西按察副使進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方來榮命彌輝宗祊尚俟君子繼而書焉

永新重修文廟記

商輅

孔子萬世之師也崇祀學宮厥惟彝典我國家文化之盛超越前代遐陬僻壤莫不有學亦莫不崇祀孔子矧中州文獻

之地乎永新江右名邑邑學之建自宋迄今其來久矣而文廟兩廡以及戟門規制庫狹材木朽腐幾於傾圮成化庚寅按察僉事陳騏行縣祇謁之暇顧而嘆曰學校風化之本而廟貌弗飭曷以妥聖靈勸來學擴而新之吾輩責也因以所閱訴訟例入紙折得白金百兩倡率邑人士邑人士聞之皆舉首欣欣相告曰囿吾於道化之區貲何敢吝乃爭先樂助得白金若干命知縣李愷市材僦工卜吉始事而以郡同知黃景隆董其役已而南京大理寺卿錢塘夏時正奉命巡視郡邑而嘉之共贊其成凡建禮殿五間高三丈有九廣六丈有奇深四丈有五壁以甃石飾以丹漆兩廡戟門高廣相稱聖賢塑像巍然冕服有章牌位式序闢泮池甃之瀦水湛然而潔櫺星門易柱以石祭器易瓦以銅靡不應法越明年辛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卯秋八月畢工僉憲復接縣聚衆落成進諸生諭之曰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天賦人以五常理而不能使人人循其理聖人有作代天垂訓而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曉然於人倫日用之間家以之齊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誰之功也士生文獻之邦章甫逢掖優游庠序目覩聖人之容口誦聖人之言豈徒掇科取士以媒利祿而已固宜身體而力行之使綱常自我而愈明風俗自我而愈厚人有所賴且有所法以求無負聖明建學育才之意斯有司者預有榮焉諸生唯唯遂介鄉貢進士劉安之以記來請特述其言復之俾琢石刻之

永濟陂記

胡居仁

五里彭家陂舊用柴土壘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

受其害於是名匠謀易石甃衆懼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爲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畧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爲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旣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況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爲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是爲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峰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渡澗水然後達況經雨雪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絕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修之成而復圯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圯不可不修又不可不爲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闊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賓客徐行穩步徜徉遊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譙公

讚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諭吳君慎檢校黃君恭也居仁後十三載復來是洞追述其事以記

龍岡書院記

陳憲章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修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技藝各有其教豈直士哉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於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教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焉否耶江西撫之樂安有龍岡書院今都御史謝公綬六



世祖均福始建與其弟均壽講學其中福後以宏詞領信州  
壽亦舉進士守萊陽歲久棟宇就廢公之父某復即其地而  
新之既而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顯官公謂其子琪曰書院  
無田奚以守琪買田百畝擇謹厚者掌之以供祭祀及束脩  
之費公巡撫湖廣兩遣使走數千里至白沙謁文記之且以  
教其族之人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  
糝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遊然後  
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  
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或長也坐小廬  
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於戶闕俯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  
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謝氏之先以儒起  
家傳數世至公父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爲當世用

肩摩踵接盛於一門其得於龍岡者不亦多乎雖然父兄之  
教子弟之學將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學於龍岡者一短檠  
外未有聞也公能亮予言否耶橫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  
聖人而後已予於謝氏豈敢謂之無人乎

南思堂記

劉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爲言交趾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  
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陞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  
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橐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  
寇平發以歸未幾交趾境土悉爲寇陷威伏圍城中久之賴  
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  
者歸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  
交趾婦使竢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於其兄誠



誠慟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斬然限為異域  
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  
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  
窮神於海濱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  
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  
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趾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  
固不足為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為牧  
守者能訓畊桑寬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彼將蠻貊歸華必不  
樂於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為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  
討逆彼將授首不暇亦不難於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  
冠帶之士委骨窮徼不得歸葬故土故予於友直不能為之  
不悲也況其子乎雖然當時吾邑仕交趾者三人有歐陽典

史堅者與友直俱授撫寇為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  
方者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  
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為愈也誠兄弟  
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武寧縣儒學記

夏寅

成化六年春三月予行試諸生至於武寧視學宮隘陋與縣  
治密邇胥卒之悍囂氣數之染習甚非所以興化育才也謀  
於知縣黃篤思得爽塏者更之篤與諸生方聰輩咸曰此去  
縣可一里有官地一區惟公圖之予即往視基蔭而廣勢端  
而直諸山前列如案後擁如壁左右顧瞻形勝十倍詢諸陰  
陽家亦無不稱善者將請於朝值年之不登篤亦以憂去事  
遂不果越四歲是為成化甲午予再至武寧諸生以學舍不



稱爲憂予亦以有司拘於繩尺輾轉事不就緒名邑中義官徐礪輩風使倡義改遷礪即助銀百餘兩自餘多寡有差市民張文獻以近傍地十餘畝克學基而徐礪仍日往督工諸生家悉出丁男供役旣治其地獲土中巨礎并列縣罹兵後無志可考疑其爲異時公解神祠也豈天固祕之以待學之興乎於是首拓文廟明倫堂以次戟門兩廡齋舍之類越明年冬落成爲成化乙未諸生徐緯張天仁輩喜於學成來請記予因語兩生曰吾子知學之所以成乎中庸不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始學之宜遷也知此理者宜之體此理者宜之奈何閣於有司之尋常奪於衆人之是非不勇以強之而尚待區區文移之相覈關節之相臨學何時而成乎吾子之爲學正猶是也科目之遼然功業之朽然此非知仁不及也患在勇之不決耳吾子歸語諸徒而思之學之道在其中矣

上猶縣儒學記

予承上休命提督學校於江西所至郡邑進諸生課試之又立程督之法令有司學官時舉行之以考列其勤惰進退庶幾環千里之區士之業於學者異氣同風其德成其材達以無負上命之重然而未能者教者之不善歟學者之不力歟教不善也固於道德之懿性理之微不能率先有得與諸生相發明愧古之君子多矣學不力也是固有諉焉者以區區科目銜鬻趨競之技不早自振厲而顧限畫以延歲月動以質魯地遠虛辭擁護其短謂之何哉南贛二府每大比於鄉類不及吉饒臨信得士之衆以爲下邑荒陋則未免寡昧而



謂資稟學力有律於風氣者乎其爲教不善學不力一也上猶屬南安而處贛上流諸生方鼓舞於學奈何禮殿學宮日就淪圯不足以嚴廟貌而聳士心於是郡長貳姚旭施奎縣令陳文學官黃璩郭宣先後一德倡邑人之仗義者鼎新之落成之日生員吳璿具事之顛末請記將刻石示後如是而謂上猶之人不知道乎猶可諉之荒陋寡昧乎學校淪圯聖人之道不尊一倡而從者駢集知有學校而不知有其家知聖人之道而不知貨利之重今而後知上猶之人可與共學且可與適道也奚止科目得士哉凡學之建大成殿出於陳宗大成門成於張克顥胡彥璣東西廡成於李清曾仁中何源慶趙永泰朱玉春朱鈺明倫堂成於李應忠東西齋成於蔡仲芳李尚顥其聖賢像塑則諸生陳啓李厚輩共成之又

學官居宅一所成於蔡仲清李仲奇其饌堂左右舍亦將就緒需其成鐫其名於碑陰於乎修建之功成故事必有記正以運化推移而成毀不常故碑板之道所以述前功而示來裔也予旣重邑人之義也所望於諸生者不衰故取平日詔告之意重申之而併錄諸義士姓名庶觀者胥有感焉則不腆之言不爲徒發也哉

惜陰書院記

新淦縣之東二里有晉長沙桓公讀書臺洗墨池成化癸巳按察司三山陳公因臺故址砌屋刻詩邑諸生往往讀書其中乙未春予至與縣尹葛真學博士戴昂往遊撫公遺跡而念公之志氣功烈不已時舉人劉麟方聚徒授經予令葛尹闢臺前作樓五楹間左右夾室後數月麟以屋成與其徒周



治來求記乃知事出僉憲陳公粹之而贊襄者葛尹也以惜陰書院名者欽公之言喜公之志而啓後人之爲公之爲也予少時讀公傳自抑之譏跋扈之論洒血成文登天折翼旁證曲出動可疑怪公何以有是哉豈非卓立獨行爲衆所嫉加以蘇峻之亂庾亮羞其策繆又恥於屈服公後嗣零落諸庾兄弟旣秉朝權史氏因而誣之乎不然公擁強兵據上流疑構雖加恭順不失遜位之際封府庫上節旄印章以待天子之明命明哲之機始終之節彰彰如是求公者豈可盡信史哉新淦公之故都學者因公之遺跡思公之格言而分陰是惜何事不可爲雖造聖賢可也公可謂百世之師矣於乎神禹克勤乃惜寸陰至公法之其志愈密是豈獨晉之逸遊荒醉者爲公之罪人凡世之有偷息玩愒皆爲負公矣此惜

陰書院所以名而記之

按察司題名記

按察司題名碑記舊在儀門右作於景泰六年而其題名則昉國初不能數十人蓋前無碑至是始立記文所云訪諸民間父老得之罍漏多矣諸君每出入少憩則相與摩挲指曰某也爲誰某也莫識其人某也有聲某也無所聞某也累官至某某也嘗被黜而去如是者謂恒談一日憲長陳君文曜與諸君議曰凡題名者所以昭鑒戒示久遠也今有莫識其人莫考其始終進退則昭鑒戒示久遠者何以哉且舊碑題名將滿今與諸君求堅珉易之易而棄其舊如賢者何俾盡錄之贅而煩矣乃益考大明一統志得知名有政績者若干人名之下先書字籍次發身陞罷次政績其志所不載名績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無考者已存舊碑若近宦在位者則止書字籍發身除拜而政績雖有聞不書蓋有待也諸君又謂碑當有記以予爲提學宜爲顧予淺陋奚能言即言之豈能出諸君平日之議姑廣其說曰名與器虛物也豈足以濟寒餒救死亡然先王懸二者以鼓舞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應之若影響寧甘飴其鼎鑊浮雲其富貴敝屣其妻子而不肯辱名器之在我者何則鼓之舞之有要也當諸君嘗摩掌時使死者復生不增其義氣而泚其慙顙乎然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吾與諸君登名於是榮矣其激昂強勵以先先後乎姑脂韋俯仰以保尋常乎將禁奸革暴以奉天討乎抑憑怒達忿以逞私志乎將念天地之德以積子孫之慶乎抑餌目前之腥而遺身後之臭乎憲司風紀所在百僚以取正者也故申鑒戒之辭不敢

不正云

東湖書屋記

李東陽

東湖書屋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君德潤之故居也湖在南昌城中周袤十餘里衆水所匯下通於江每春夏之交天宇澄霽鏡光無塵一碧千頃而或清連細浪含風而浴日乃有禽魚下上倒影交映遊萍蕩漾植荷駢列景象百出雜然而前陳探之而不可窮民居官舍緇黃之栖隨所據有各得其勝而漢徐孺子亭屹於中流巋然而獨存德潤少在郡庠時常擇亢爽之地構屋數楹儲書數千卷種竹數百竿啓扉而眺則一湖之勝俱在目睫棹舫而行則歷覽旁挹無所往而不適因取以名其居且自號云古之地以人勝而人亦或藉地以名其相顯晦相輕重不可以概論按郡志云豫章東



西湖志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湖猶錢塘西湖皆一郡之勝也西湖古未有名自白樂天始表見於世至蘇子瞻乃益顯其在潁州者亦以蘇及歐陽永叔而名東湖蓋孺子所居之地而不以名張九齡李紳輩始為賦詠亦未有獨擅其名者向巨源構臨湖閣非洪景盧為之記世鮮知之然則其輕重顯晦託於文章者又如此初德潤之名其居蓋以為藏修息遊之地而未顯也及登甲科歷卿寺入憲臺內掌武官銓籍共天子羞膳外撫畿甸會財賦之出納茲方訓兵詰武除寇孽於江海之際夙夜勤勵二十餘年無暇乎所謂居與游者顧其勲績所著名必隨之安知天下之人不指其名而稱之如其所自號者乎東湖之名將自此顯矣德潤之南巡也以其事告予請記書屋其子壻周憲副季鳳以予禮部所舉士故為速予請舉景盧故事而予

非其人其為輕重未可知也嘗聞李侍郎若虛居東湖以名其堂李與德潤同郡而異邑謂其居近在湖側若不相下者予未暇深考意古稱郡望同姓以之況號以地舉不繫於公籍宜有無嫌於同者試因以諗之若屠都憲元勳亦有是號屠世居嘉興其所謂湖者殆潁西之比也天下之湖以東名者尚止此乎亦各顯其人而已矣作艾氏東湖書屋記

### 守貞堂記

守貞堂者安福張敷賢氏所作也敷賢之先處士淵冽娶於吳數年而疾疾且革屬敷賢於吳曰我病且死乃不終殄於天幸今有孤焉我即死汝其無愛一日之力以為我張氏保此孤也吳泣曰天矜君而予之孤其將有成乎君之言實與孤俱存吾何敢死之惟終身焉夙夜是圖君無患焉處士卒



吳竭力治葬葬既躬績織以食其孤及敷賢壯娶而生子吳猶未衰蓋二十有二年於茲矣敷賢念母之德輒流涕曰某不幸不及父事賴母而後行煢煢昵昵以至於有今日有婦與子以永宗祀幸先君之遺業未墜皆母之德天之報也乃作堂奉母而居名之曰守貞以識不忘既又曰吾能識母之德不能使暴於天下無以稱爲子謀於其從兄鄉貢士公美公美上春官告其兄車駕郎中公實以請於予曰願有記予歎曰嗚呼人疾痛愁思必呼天其悃悞哀懇有不容僞者然此非足以動天也惟守之以正則天必應之坤之六三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正也喪夫之道非死則守觀吳孺人非不能死即死無所益乃能勤苦淬礪歷寒暑饑饉之變其難奚啻百死卒終先處士之志成其子之身若孺人之言則哀且

誠矣其守則可謂貞矣天之爲報昭乎在此由是以迓祉延祚垂休於後之人寧有旣乎若孺人者表之以爲世則可也予與公實同舉進士入翰林甚厚其所居地與予茶陵比境甚邇且親故知其家世甚詳公實之先御史公死於國事今又有貞母者出乎其族何其多賢也予又聞孺人實學士與儉先生從女禮儀之教固於是乎在因并記之以告後人

### 曾文定公祠堂記

宋曾文定公子固居建昌南豐舊有書院在縣西奉親坊後因以祀公寶祐中郡守楊瑱建祠迎旰門外參知政事陳宗禮爲記元元統初公族孫元翊祠於臨川虞學士伯生爲記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嘗建先賢祠於南豐縣學公實與祠而弗專也景泰間訓導汪綸始即河東山麓公舊讀書巖



爲亭名之曰曾巖祠亭成化壬寅無錫秦君廷韶來知府事  
慨其祠宇卑乃命知縣李昱相地庀物即巖之東而重建焉  
背山爲堂堂左右鑿石闢地爲東西廡前爲門屋屋之前壘  
石爲洞洞之前因危石爲階十五級下屬於池池之上爲橋  
以達於衢其旁則別爲亭亭右折數步則書巖故地也甲辰  
春工始告畢於是命公子孫領祀而時謹視之謂不可以無  
記走書京師請予記夫所重乎立名者必能明天下之理載  
天下之事理明事盡則其言可以久而不廢古之所謂著述  
者自六經迄於孟氏若韓子不免爲詞章之文而所謂翼道  
裨治則有不可揜也宋盛時以文章名者數家予於文定公  
獨深有取焉者蓋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  
間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皆合

於古帝王之道與治而凡戰國秦漢以來權謀術數之所謂  
學佛老之所謂教一切排斥屏黜使無得以亂其說者其所  
自立非獨爲詞章之雄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於天下  
則國祀之有功於鄉則有司祀之如公之賢固天下之祀不  
可闕者而況其鄉哉而況其子孫也哉

羅氏興復磁龜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旣興復磁龜舊業乃自敘其事請  
記於予其畧曰磁龜者有石蹲於溪心若龜然其石磁石也  
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複嶺北阻芙蓉峰又北爲臨  
川西扼連珠峰又西爲宜黃南連軍都屬於南豐之境東則  
靈峰北迤中通一徑以達於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產多穀  
間出爲赭堊爲石脂雲母爲礦爲蚌或孕而爲珠故其民有



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宋以來戶至千四百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絕元季燬於兵灌莽蒙翳鬼嘯於木虎兕豺豕交於野過者惻然傷之國朝永樂間吾祖畊隱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戶招集逋徒吾父編修公益勤安輯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販者遊者日源源相續而舊基遺址猶漫然莫之省也玘既有名籍大夫士道其地者去郡邑甚遠案牘胥隸不可不爲之所於是爲館於衢衢北曰駐驂其南曰寅賓堂室庖溷燕寢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百十武折而西爲御書樓樓之西二百武爲聚奎橋橋之上望遠樓樓之南爲坊於門曰翰林者吾先世之所居也登於斯樓則連珠諸峰之屬於芙蓉者舉目而盡下極蒼翠爲石嶺峽水東流其中舊鑿壁爲磴緣而爲徑又跨峽爲逍遙樓樓下爲門

西出爲里之委巷駐驂之西築土爲堂隍上爲迎暉樓當里之會其東爲解元坊坊左右爲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爲市區區外之爲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爲義倉爲圭峰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爲龍門橋橋之上爲屋十七楹中爲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武兩山復合於是爲迺恩亭亭之西迤於逍遙之東爲門六皆跨於溪爲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甃以甃石凡坊與樓皆塗以丹雘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者焉旣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而玘也繼爲之玘之子孫又繼爲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衰衰而復至盛者不可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爲之嘆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



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屯與蠱皆有亨之道而非道  
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  
一邑亦有關於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  
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  
關於天下也固宜若磁龜所自爲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  
勤儉然非刻志勵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烏能善繼而  
肯構之其盛如此哉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復  
之勞且難者未必無感於斯焉因畧爲詮次俾刻之貞石以  
建於所謂磁龜者

重修嶺路記

桑悅

庾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於焉取道商賈如雲貨物  
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有驢背輦載絡繹米鹽器

用多貨之所由出也開闢以來嶺之元胎嶒嶒刺天良艱於  
行有唐開元四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  
至府治舊有甃石細街歲久碎沒尺點丈綴散如列星路之  
真形丘隴陰奪積雨連旬洿者吹瀆往往人驢俱仆摩虬蹠  
觸貨隨覆敗毆爭訟辨卒至求珉廢玉主客俱困公移忝煩  
前守茲土者明解其故力縣材弱付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  
由進士任兵部員外郎出守茲土首詢厥事因私計曰吾能  
少勞民大有逸矧勞有時貽逸無涯吾何憚而不爲耶用集  
父老率工師親陟嶺舉抗路巨石嘗逃九齡斧鑿者悉用椎  
削取其礪确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砌以石磴步  
級而升開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掉臂醉行負任者昏夜可  
以陟降矣嶺路之修其費不貲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稅一彼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此挹注然是役之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計萬指荒政暗修全活甚衆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十月告成其長二十五里其闊一丈悉用碎石塊平砌其中而青石長條固其邊幅旋取巨材遇水架梁以免病涉又以餘力補甃城中衢及城外至迎恩坊而北則斬新修治與嶺相準凡爲路者三十餘里而學宮前後寓賢祠後城址東北及通濟街謝行頭諸處置堤捍水又三百餘丈皆堅緻不苟可爲數百年規利生民功皆非細周禮以通道濬川爲爲政首務豈無意哉是役也巡視刑部侍郎金公僉憲陳公李公皆有區畫以相其成理宜聯書其名以詔無窮侯名弼字汝弼修政立教百廢具興其修嶺路之功識者以爲宜配九齡廟食茲土云

觀瀑亭記

秦夔

當麻姑絕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經仙壇下與神功泉會其流瀲灩不疾不徐至三峽橋厓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坑谷中下與石鬪不勝怒則洶湧作秋濤出峽聲奔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飛雪灑灑濺人其聲清越而天風引之乍細乍高若士女裂帛明珠落盤又若鐵騎突出而刀鎗戛擊響振林谷誠山中之偉觀也成化辛丑予承乏是邦又明年適祀麻姑始獲觀是泉而愛焉因命道士洞淵作亭其旁扁曰觀瀑或謂予曰子身爲二千石莅旰晷數月澤壅而未流不思握髮吐哺以盡厥職而惟瀑是觀殆非政之所宜予曰不然子之所謂非宜乃予之所謂宜者也予素憤憤昧於



臨民之術曩自尚書庫部郎中出守武昌當西南劇郡不勝簿書期會之勞兀兀窮晝夜不息而氣煩志亂政愈以厖子懼夫志之煩而政之厖也則施施焉登樊山臨夏口眺大江之流以蕩滌其曾臆旣乃灑然而歸若醉而醒病而蘇壅者以決滯者以通而於政或庶幾焉今盱爲江右僻郡其政之繁減武昌三之二而茲瀑之勝又有足觀者清而不汙直而不撓體柔而用剛可以激貪起懦類皆有益於吾之政夫所臨者旣簡而所觀者益勝則茲瀑者真攻子病之萬金良劑庸可廢觀乎哉或人唯而退遂書以爲記

憲節堂記

周 璫

憲節堂者元故吉水劉鶚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

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今鷺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皇慶壬子董宣慰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祕書監祕書郎修撰翰林日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楚公輩朝夕淬勵譽望益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爲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閩帥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年拜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巔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守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



陷運竟陣亡公被執於贛幽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絕筆曰生作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旣無慙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柩歸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峰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附祭歐陽公之次頃之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辭疾歸養慨祠社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別墅之東且以奉先且以遺後傾廩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爲書憲節堂大字顏其楹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

新遷府縣儒學記

彭時

贛於江西爲鉅府其城據章貢二水合流之處山川雄秀風

氣固密形勝旣可知已然郡縣二學自宋以來俱在城內之東南面逼城垣未足以當其勝入國朝百年之久教養具備而科目乏人或者以爲地有不利而有司憚難莫之能改成化丙戌山東曹侯凱來知府事厭其卑陋即以改遷爲已任乃相其宜得學之東偏景德寺其地隆高元爽後接鬱孤臺前對崆峒山山勢聳拔如卓筆狀喜曰建學育才莫宜於此即召寺僧以府學易之并縣學遷焉拓其地北南一百一十七丈東西七十三丈中建大成殿殿後爲尊經閣左爲府學右爲縣學自門廡堂齋解舍以及倉庫庖湏之所靡不如制方經營中有言永樂間嶺南所貢營造殿材棄置南安水中者皆棟梁具侯即遣人出之其餘材木多取辦於寧都工匠資費悉出公帑及邑民之好義者始事於戊子春三月及秋



二學大綱皆完侯述職京師以內艱去己丑五月黃岡謝侯  
景實來繼之因其已完者加以甃甃繪飾復展櫺星門於泮  
池南東西各爲一門以便二學師生出入闢射圃建文昌祠  
泮宮橋立成賢育才二坊於通衢以表其域此皆增其無者  
也二學成規模宏壯華麗有以出塵囂而挹清曠加於其舊  
遠甚始遷之歲諸生名鄉薦者二人明年進士及第者一人  
邦人父老咸喜以爲二侯興學之效且曰昔者因舊屢修皆  
有文以紀其功況今改建其功尤大可無紀述示不忘乎乃  
寓書翰林編修董越俾徵予記

古廉先生祠堂記

自古宏才碩德之士負人望之重者志不大展於當時名必  
益彰於後世何也用不究其才而天下共惜之惜之不已至

形於言則其名在世愈久而愈彰夫如是其榮過於得志一  
時者遠矣吾安成古廉李先生負天下重望而官終於祭酒  
識者蓋深惜焉故其卒也尚德君子交章請行褒卹之典最  
後巡撫韓公列其功行以請乃得謚爲文毅當是時有司已  
崇祀於學宮矣今提學僉憲潮陽李公齡復命建祠其家而  
尊崇之益至嗟夫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先生資稟秀異  
涵養深厚清德正學追蹤古人方其爲翰林侍讀也感太宗  
文皇帝作養之恩疏陳時政十五事言甚切直下獄踰年乃  
釋洪熙改元又條十事上之皆人所不敢言者以是激怒宸  
衷命以金瓜撲之於庭不死降監察御史凡三日章復三上  
遂下獄宣宗皇帝嗣位出於獄親鞫之嘉其志仍釋爲侍讀  
自是忠直之名震天下雖庸人孺子皆知尊而慕之正統中



自學士爲祭酒當國學政教弛弊之餘慨然以成就賢才爲已任嚴條約勤課試程才敘進一以至公而賑貧藥疾恩意尤篤故教化行而人心樂從其出而取高科躋要途者累累相繼於是天下皆稱先生之教恩義兼盡真一世之師表也既老懇乞休致家居而憂國愛君之念不少忘比聞土木之變聖駕北狩痛憤累日即疏安攘大政所宜先者遣長孫騏達於朝事未報而先生下世矣天下之人又皆聞其事而壯其言謂先生忠義之氣沒齒不衰有如此嗚呼先生盛德之士也不獨忠誠義氣爲世所稱至其仁厚之心廉潔正直之行通達宏偉之才雖一時名公鉅卿亦無不推高而下之然獨不並列於公卿以大其用以霈其澤於天下宜乎人望有不滿焉而惜之深仰之至如此也僉憲公嘗爲國子師屬

知先生爲詳故景仰愛慕之尤切而遂欲因以垂教於來學此專祠之所以建歟祠在先生所居之左爲間者三而有門有廡不侈不儉實邑令黃巖李君會經營以成之其成也司訓桐廬姚君稷以書屬時爲之記

重修清獻堂記

劉鴻

贛古虔州也據江西上游沃野千里山川城郭之勝雄於嶺北唐宋來類多名宦遺愛弗諼嘉祐中趙清獻公知郡革姦敷和疏鑿水道弔恤鰥孤善不殫紀周茂叔先生時爲通判握手同寅邦績用熙而河南程氏兩夫子者因從之遊名賢過化流風餘韻赫赫如昨日事國朝洪武中聿新郡治爲堂其北以休寮案榜曰清獻示景行也直南百步爲後堂於儀門左則又合清獻周程而以三賢名歲久風雨震凌危不可



宇前此所司方圖之而未即緒成化癸卯適郴陽王侯廷珪以奉議大夫來領茲郡至則剔蠹刮譌興陋補弊民瘼而起吏矇而瞭顧瞻茲堂昕夕中惕喟然歎曰趙清獻之功德在民心其未泯乎何至是也迺荒迺葺爰舉是役需出公帑之奇力出名募之徒工出四方之傭不競不弛籌畫咸自己出不數月而成士大夫羣謁焉皆曰王侯不動聲色而舉大役如此爲之歌曰赫赫清獻王侯光之翼翼三賢王侯張之有崇其堂王侯荒之民力志之甘棠詠思曷其諼之請勒石詔示方來侯固拒再四乃以記俾予嗚呼清獻距國初三百餘年而堂以名又百有餘年乃重作於侯天時人事宜若有待焉者繼涖茲土者不有慕其爲人如今日者乎登茲堂而有感高山仰止世得清獻而治之虔民其世爲清獻之民哉

重修星子縣廟學記

彭教

南康治星子之有學則宋紹興郡守徐端輔所創再遷而爲今學則洪武初邑令朱敏所營也在元季時爲僭偽爭敘之區十餘年間地凡八屬聲明文物之遺埽地赤立國初假寓綿蕪以立官府招流輯散以充編戶有司於日不暇給之中修學宮置士籍以應詔其建立規模槩可想見於是百有六年矣今太守山東曹侯凱始至悼廢病陋爰議改作撤禮殿講堂即舊基而新之加高廣焉先是學之門在廟左而取道西出迂僻不便廟之南又爲民居所逼其南爲冰玉澗所經又其南爲通衢擁蔽限隔殿庭之隘幾不容布武乃買民地闢之櫺星戟門以次前徙戟門之內延以修廊戟門之外直臨澗濱鑿而廣之緒爲泮泮之少東甃石梁澗南屬之衢北



爲學門門之內爲堂涂北向西折以達於祀堂之後爲後堂  
堂之前爲兩齋會食有所退省有樓植二坊於衢之兩端東  
曰興賢西曰育才弘敞軒豁端直靚深旣成學之諸生具始  
末來請記竊惟徽國文公之守是邦實躬道德以爲人士師  
至於繕館舍飭齋講嚴像績新冠服罍篚爵洗巾幕注勺之  
間亦再三致意焉其本末具舉固如此一時之士爭自濯磨  
行義宦業偉有譽於後世今星子之學有賢師帥興舉規措  
勤懇周悉則夫居養游息之助作新感發之機或有出於言  
語文字傳習之外者無亦徽國之意矣乎而此邦之俗淳厚  
敦樸呂成公所謂甘白以爲進德之地者庶幾近之若夫所  
以開其聰明作其志意修其廉隅飭其身言以從事於治已  
治人之學盍亦加之意乎是役也監察御史括蒼金君忠前

守安陽許侯顥嘗積贖刑之金裒富民之獻爲修葺計亦旣  
有緒矣而曹侯實來工鉅費夥非始所及也至於白發端緒  
綜理密微則教諭上虞吳慎與有勞焉始事於成化辛卯十  
二月訖工於癸巳十一月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  
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  
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所是  
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  
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  
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  
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



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  
取聞權臣誤國計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  
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譟者  
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  
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  
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  
斥排目爲流俗奸邪至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此  
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  
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夸之用晦趨時之  
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淆名實之  
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其  
於兩公所爲不詬其悖必笑其強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

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  
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  
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湓  
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祀  
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  
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  
屋爲三楹間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  
旣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  
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況於鄉邑之間父兄  
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  
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  
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衆之所非匪直先正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  
義強仁所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吟風弄月臺記

張弼

周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太中爲通判因遣二子  
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即  
明道伊川是也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宮之旁固足以  
表著之矣昔之軍治即今之府治三子衣冠容與於斯者非  
一日階墀堂序尚遺舊規流風遺韻未盡泯滅後人朝夕於  
斯寧無感觸而景仰乎故因府治內廢臺刊除草木甃砌而  
屋之顏曰吟風弄月臺蓋據當時所記濂溪志趣高遠常自  
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灑落不可以勢利拘也或謂周子

政事精絕程子爲政上下響應使遇焉則伊周不足多舍此  
不及而乃表其吟弄風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  
耶噫難言也昔者子路輩咸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浴沂  
風雩之點將無意於用世澤物者耶豈以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隨處充滿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物安之耶吟  
風弄月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  
物者實不外是豈流連光景者所可彷彿萬一哉噫是誠難  
言也姑書成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真識者

重建橫浦橋記

橫浦橋乃南安之襟喉也其初無考自元至今修建大畧具  
見郡志成化甲午毀於潦知府姚旭欲修而代去章綸繼之  
將成即傾戊戌夏弼至而備詢成毀之故蓋山水瀑漲頓起



數丈浮菹巨木蔽流而下撞擊橋墩勢逾萬牛少有罅漏則莫可支此所以難為功也況先為橋墩者壘石四周實以沙土石子遇水流轉何能為固又當橋之上流沙洲歲積高塞半江水勢擁併益不可禦故隨成隨毀虛費浩繁卒無成績彌鑿茲弊先開沙洲使江面既闊而無擁併之險中流之墩悉實以巨石灌以石灰四周罅縫嵌以生鐵兩岸石坵與中流五墩既成先架木為數隨加巨梁梁上加亭亭覆以瓦亭下護梁甃以石子蓋南安以驢為生非惟木不能當而甃甃亦不耐也亭有欄設為賈區而收其入凡為亭三十間長三十丈闊一丈八尺較舊高廣皆加三尺石惟用青木惟用杉舊有佛像鐵犀厭勝之具悉屏不用盡人力而不惑民志也凡賈區所收歲供修葺持火有禁以防不虞經始於戊戌冬

仲至明年冬季始通行又三年始克悉完其費徵於前官募於民而未徵者又益以梅嶺鹽稅因是而民屋於沙洲而阻江水者撤之隄其岸為通濟街又歲役軍民數日以開沙洲皆所以保此橋也尚賴後之守土者加意焉亦郡之要務也故不復牽綴文義而直書其實云

袁州府修儒學記

吳節

古袁大郡也山水秀麗為江西奧區儒風之盛聞於古昔唐天寶間房瑄首立學校乾元中鄭審改建泮宮士風並盛迨宋楊侃祖無擇張杓江古亮延于清朝又有劉伯起周鐸何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修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廡增齋舍皆具載志書傳之碑刻足徵也然年代攸邈廢興相仍成化八年榆社常公顯以給事近臣奉命守袁期年威惠大行士



民樂業政暇謁先聖廟庭顧瞻梁棟蠹朽墁瓦脫落廊廡齋  
廚亦將傾側徘徊久之慨然以興創爲己任乃乘歲稔鳩工  
市材開拓遺址盡撤其舊而新之首建大成殿塗以丹漆飾  
以金碧次構明倫堂四齋二廡崇倍於昔次廣泮池正其階  
陛遷廩舍號房於泮東置神庫神廚牲房於震兌列師儒之  
舍於射圃之西以間計者六十有奇皆明靚爽塏稱止宿焉  
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任不煩於民經始於癸巳季春畢  
工於甲午之閏夏於是郡教授蔡永偕諸師儒謀曰公之作  
新學校功溥而意勤宜有刻文以彰成績乃具書來徵吾言  
竊惟學校賢才之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  
風化之行特易易耳今常公以初政百務所繫乃能留心學  
校不再期而殿堂齋廡咸加整飭視唐宋以來諸公有加美

焉可稱爲賢守者矣謹爲序其創構始末剴勒於石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羅倫

王祀孔子尊矣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爲  
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由其教  
不尊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  
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之道也尊之何宜靜  
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卑汙者宜  
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溫良  
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  
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  
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爲父宜慈爲子宜孝爲兄弟宜友爲



夫婦宜正為媼族宜睦為鄰里鄉黨宜卹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宜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昏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浮華記誦涉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焉堯舜文武矣臣焉臯夔伊周矣士焉顏曾思孟矣奈何其未至也今

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為孔子則未也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求其所以為叔敖則未也今之學者其猶優孟之學叔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嘻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乎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學新孔子廟成初僉憲陳公琦倡之通判黃公隆承之大尹歐陽明成之三公者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乎陳公曰子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建昌府學記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爲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成之人之義也先王之教也古之學者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長幼焉學之爲視聽語默焉學之爲進退辭受取與焉所以學爲人也以則聖人以配天地以順四時以敘百物以興禮樂以崇道藝而措諸天下國家所以學爲人也其學焉者義也家以教之塾黨以教之庠術以教之序國以教之學不帥教者鄉左移之右右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有左道以亂民者殺其教焉者義也三年大比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用焉者義也士生斯世也不義焉往及道之衰異端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出於佛則出

於老老者曰吾利人生也佛者曰吾利人死也天下之民間其言而樂之樂乎彼不樂乎此矣其能由學乎凡學者問其業幼者曰能誦讀已長者曰能科舉已學成而名立者曰能詞章已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書未有也學異乎古也父兄之願如之師保之誨如之朋友之胥漸如之不易其初教異乎古也三年大比考其文而第焉賓於鄉升於成均揚於王廷乃命以位大夫之貴公卿之尊可坐而待也父母曰顯矣妻子曰肥矣僚友婚媾曰榮矣考其功能紀於彛常以匹休前聞人蓋未有也用異乎古也士生斯世也非豪傑之士不利焉往由周而上帥天下以義而民從之由漢而下帥天下以利而民從之其治效可考矣教道之關家國也如此我朝列聖建學立師則古昔先生知是道也建昌郡有學舊矣弗



稱謝公士元來守郡乃爲之以風士心視舊壯焉巡撫夏公時正見而是之命師立其道命弟子從其教命太守終其事命倫紀其成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諱觀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名爲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鎮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埜更其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

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翼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請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以石爲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堊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辦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回視煙草中塚累累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驪山之錮庸非人乎哉其圖身後者非不至也曾幾何時狐兔穴其傍樵兒牧豎躑躅其中草中纍纍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柄一國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保焉  
先生以蔀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  
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之言雍門周不如  
也請告邦人庶有聞先生之風者

### 雙節堂記

謂婦人爲男子可乎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以其行也非以  
其質也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其屬以人其經以天其義一  
也一而無二三綱以正九法以敘萬化以基若虎溪蕭節婦  
劉氏者可易乎哉劉故夏朗大家節婦端習公之女翰林學  
士文介公儼蘇州教授南園公諭之從姑擇配得蕭東鑑氏  
歸未數歲東鑑卒子瑀半歲繼卒門內外婚媾慮其少寡而  
無子也以語覘之節婦泣曰夫吾天也天可二乎吾足一移

異日何以見亡人於地下哉舅姑難其志命冢嗣宋鉉之子  
澂濟後焉劉氏視猶已出鞠我立我配其兄劉庶績之女成  
化丁亥澂濟卒劉氏年四十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  
食寢興凡視姑爲節鄉士大夫以二婦之相繼以貞也表其  
堂曰雙節遺孤存性以教授君狀來告史氏曰形氣之私人  
孰無之不能以禮義制之則其去禽獸不遠也臣子之於君  
父樂人之樂食人之祿而不能憂死其事者吾見多矣而婦  
之不二其夫者一家或三四人一族或十數人一鄉一邑有  
不可勝紀者節義之性人皆有之何獨能於婦人乎所見專  
而所守固也若蕭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獨賢於女婦而已哉  
存性祖文志國朝旌爲義民宋紹定戊子進士諱正者其先  
也信國文公三世卒業其門先君武岡公弟登仕府君亦三



世聯姻於其門云

宋文丞相祠堂記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矣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寇次皇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

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北使詆大酋詈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強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劔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曜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昴發死於池姚訐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



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於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 瀧崖記

瀧有三源一道沙溪一道上固瓠頭一道金牛東南抵興國界視二水特大焉下合流爲瀧歐陽崇公之阡沙溪之瀧也瀧遂以名天下去金牛十五里蒼崖峻壁循瀧而環若玉玦然瀧崖翁張邦俊居之翁以勤力致貲富酣嗜林壑客至命童觴酒豆肴鼎茗炷香鼓柷泝流緣崖索翠遇奇絕處輒轟飲放歌竟日忘返客謂翁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翁賤軒冕而榮蓑笠遠城闕而邇山林毋乃非人情乎翁指崖傍花曰其初也枵然枯株耳已而葳蕤已而爛熳離披飄逝波而化微塵可立待也子達此知榮辱之理矣又指崖上雲曰其生也膚寸耳已而布濩太虛合而爲雨散而爲暘卷舒無跡子達此知出處之理矣吾少依稼穡歐陽文忠公吾邦人也吾



耳熟焉公之立朝以犯顏敢諫爲忠以濟世行道爲賢以古  
文倡天下變西崑詆訶佛老不遺餘力至比之韓愈孟軻吾  
異時北涉淮泗南跋閩廣閱達官貴人多矣窮天下之欲以  
自厚其身及其子孫庶乎公之所爲者蓋有之而未見焉吾  
聞之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也地荒而不治士之辱也然則居  
先生之邦不度才量時而冒進焉不厚吾黨之辱乎吾雖獸  
死木腐窮崖幽谷湮沒無聞迨不辱吾瀧岡矣使窮天下之  
欲以酣豢其身吾不願以此易彼也客無以應明日以告於  
倫先是倫來主金牛洞翁築會秀堂居游士給田百畝以養  
之翁有此見有此言宜矣遂次第其語書於瀧崖之壁

雯峰別墅記

遡臨汝而上盱者千里山水名天下最善者三焉在臨汝蘇

山最善浮屠氏之宮也在盱郡王城最善親王之所遺也在  
廣昌雯峰最善古今莫能知太守饒公秉鑑始主而居之湖  
西羅倫過而顧焉樂而不能去其右則吳王芮之軍峰也其  
左則鎮縣之金嶂也其前則壺公之紫霄也其後則南霽雲  
之梓里也尊者如帝卑者如臣比者如友橫者如屏卓者如  
筆簇者如臺殿甌者如城屋涌者如波濤驟者如馬翼者如  
鷲踞者如獅象蹲者如虎豹蜿蜒者如龍蛇繪如削如鑄如  
琢如神施鬼設不可名狀雲霞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  
雯峰焉盱水中注迤邐迴抱如不欲去名之爲雯溪雯溪之  
東兩澗夾流爲雯澗支隴傍峙翼澗而出乘雯溪而止爲雯  
岡雯澗中夸平田沃壤可六七百畝窳地成池形若環壁爲  
雯池梁池而入池上爲雯門門內通渠泉聲琤然嘉木異石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雜置左右為雲渠有堂翼然臨於渠上為雲輝之堂合雲峰  
山水之輝也堂後為寓樂寓形宇宙之內而樂於此也為安  
晦祠顯而居晦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為昭孝繼述之善裸  
薦之誠昭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雲峰衆奇雜  
然前陳於几席之下矣合而名之曰雲峰別墅焉夫雲霞成  
章天之文也山水成奇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  
之文合天之文雲峰山水之奇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然  
後可以主雲峰山水之奇也於戲有常者此山也無常者此  
人也有常主乎無常主乎常斯文而已若尼丘之常主乎孔  
雲谷之常主乎朱是已主人曰善吾今而後知無常之為有  
常也於是乎書

桑園許氏祠堂記

初祖之祭古未有也自程子焉禮以義起者也朱子廢之以  
疑於禘也為義而起者重本也厚天下之大經也為疑於禘  
而廢者明分也正天下之大法也二子之意並行而不悖也  
記曰禮從宜宜者何從程子也從程子者何緣人情也先王  
制禮緣人情而設也不忘其所由始者人之情也今夫廛井  
之氓始為宮室者祀之始為稼穡者祀之始為飲食者祀之  
凡有功生民者皆祀之不忘其始也況吾身之所始乎焉可  
廢也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  
緣人情也初祖之祠士族之俗也世士之族遠或漢魏近或  
唐宋合族之衆多倍千寡倍百初祖之祠士族尚焉初祖而  
下高祖而上簡其有功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配之羣祖則祭  
於墓而已高祖而下則各祭於小宗之家其為屋也祠而不



廟其爲享也薦而不祭其時以冬至也正至朔望則叅冠婚喪則告明譜讀約則會善則書過則懲一於是祠焉所以維族人之心使知千萬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貴不至忽賤富不至驕貧少不至戾長疏不至相視如塗之人也先王崇化道民之意其亦庶乎程子之說焉可廢也朱子廢矣然歲率族人一祭於墓焉其徒謂如墓必有祠今墓遠而祠於家亦祠於墓之類也焉可廢也斯禮也羅氏之族行之二十餘世矣不以程而始不以朱而廢是亦可見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也河平許氏吾邑望族也徙吉水桑園者十有五世矣世以儒鳴初祖之祀先祖之配如吾族也斯禮也士族之達禮也是亦可見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也於戲自先王至於今日人心豈相遠哉所以教而養之者非其具耳祀禮

宗法皆先王化成天下人心之具也非士之所得爲也許氏子能繼先人之緒行之於其族時而可遠焉是爲之兆也許氏子名楫字濟川戊子貢士學於予而志於古倫是以記之

種德堂記

張元禎

南昌舊有獄在郡治左圍牆僅一畝積繫至千餘人校者纏者縲者拳者桎者跂惟容趾蝸嚼膚蟻噬血恣其腹滿而去牛之桔者饑食其角疾之危者豎入其育刑未至殛年已盡算民罹此酷數十年於今矣山陰祝侯以弘治丁巳來守於茲慨念而深矜之訟牒之所訴者斷訖遣去不令入狴扉識獄吏囹圄常爲一空然廷臣之鎮巡總治於茲方岳之奠服統治於茲十三郡之有訟事者俱集於茲株連根引實繁有徒南昌之獄難乎其畫地矣侯相府治南有舊老子宮買地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五  
質之曰將此天堂爲地獄可乎遂因其地作屋以楹計者如千築牆以雉計者如千前創大門中起巨堂顏曰種德取臯陶邁種乃降之義審出不服者來宅焉時巡按御史王聞之曰弭災致和莫甚於此夫於災能弭而後和可致譬之種田然稂莠旣芟嘉禾自植德之種也何莫不然獄成於今年冬半不閱月大雪民占有年侯曰雪則瑞矣其如獄民之寒瘦何躬詣舊獄新獄計口給薪米解縱胥災至二百餘人得釋者如脫焚出溺熙熙焉父子兄弟相慶於道侯真所謂種德者哉後之居是堂者尚體侯心以種德爲事若馬其口孔其項以是而求臯陶謂之種德則末矣必教於是弼中於是制執頑叟服頑苗俾一人有慶四方風動然後於德爲能種焉甫刑曰監於茲祥刑謹以是爲種德堂告

###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南康郡白鹿書院入我朝翟守溥福起其廢李僉憲齡新其頽今歲久復多壞矣蘇僉憲葵以內翰遷提學來與巡按王侍御宗錫謀諸一二憲臣更爲大新之院制中爲文廟爲重門左爲明倫堂爲文會堂堂前爲延賓之館規皆仍舊而棟宇堅壯數倍兩隅列諸生書舍凡二十楹間則多新增者明倫堂左故有三賢祠以祀李賓客周朱二夫子而祔以陶劉諸賢位各以世列侍御深謂非宜特創祠尊二夫子而陶李諸賢則別祠於其西焉愚請於諸君宜因茲大新躋周程張朱四夫子於廟西配之次如朱子昔所舉行諸君咸以非著典不果昔翟守之起廢未嘗延師聚徒李提學則禮聘賢士屬各學有志諸生相與講學焉於時知爲已而學有就者固



多然喜名不情者有焉飾詐希覬者有焉學者於此宜淨滌  
名利之心力超名利之關不如是則不惟晦吾道其負正學  
而玷此地也甚矣胡爲乎來哉今蘇君亦欲延師聚徒愚敢  
預爲戒之以無負今日大新之盛舉也侍御雅意興學激揚  
之餘凡新學宮於撫吉諸郡邑十餘所致力正學甚篤憲臣  
陸憲使珩沈僉憲清分巡沈僉憲銳皆不忘吾道者是舉約  
費千金一出侍御與分巡之所規畫官民無預總其事而責  
成於經歷馮驥訓導雲龍江能則劉守定昌之功爲多蘇君  
志行必大振正學以副是舉愚紀其頌因以俟云

石城縣琴江公館記

董越

今藩臬之於郡縣皆有分司獨郡行縣無之者蓋闕典也闕  
而補之可矣然必以力以財顧安所出乎曰民而已民困且

敝而欲爲之是誠非知所當務者使爲之而財不費民不勞  
亦何憚而不爲乎雖然亦視其人何如爾石城舊無公館郡  
吏至多就城隍廟西一室以居前人嘗欲改爲顧時有未可  
成化壬辰貳守程君以行部至乃謀易之時人和歲豐邑且  
無事議謀一協庶民子來旬月之間財力悉具君慮速成全  
美或爲民病也乃獨新其廳事越明年癸巳燕寢門廡之制  
始具焉於戲君之知所緩急如此不謂其人可乎自君之創  
今又八年塗旣垣墉不無非舊邑令三山吳君慨念成績次  
第修飾之今規制煥然無復遺漏猶慮後人或昧所自而莫  
之嗣葺也乃走書徵予爲記予嘗獲泛觀今之吏於民者矣  
棘欲者病民翫愒者廢事幸而無是二者則又多涉疑畏遇  
所當爲輒諉曰勞民傷財在所不敢是誠不敢也然不有聖



賢之經訓在乎夫長府之改不必改也南門之作不當作也然作臺而民悅之修泮而民頌之古之人亦未嘗全不用民者文王固不敢當也魯僖之事獨不可幾乎今之二千石古之諸侯秩也其佐諸侯之亞也昔人謂郡之於州猶州之於縣今郡之尊禮藩臬既若是其重矣而縣之視郡乃獨使之不得安所止於義得乎此程君之舉所以無過而來吳君之嗣葺宜也說者猶謂作臺興學與此不同予曰不然夫臺作固所以察災祥學修亦所以興教化然今百里之地能無災祥可察乎教化可興乎若必以此爲厲民則是漢儒所謂召伯心恐煩民故芟於甘棠之下者遡古及今宜無如是之鑿也程君名鶴字大鴻河南鄆陵人以賢科發身稱廉能於顛者九載吳君名文瑞福清人問學早得師承異乎俗吏是皆

有可書者故併書使刻焉館之規制丈尺與時之共事者則具列碑陰

皆春堂記

皆春堂在顛邑治後今令五羊何侯所扁也侯之言若曰民之命懸於吏猶物之生待於春春之言蠢也物所由以蠢動也物必蠢而後動而動之必以春春非自能動物也因天之元用天之命而氣以宣之也吏爲天子牧小民宣德化而不能如春之熙然以施盎然以育則其責固有所未盡矣故良善安業吾植之欲其安吾之春也顛連無告吾養之欲其固吾之春也疆梗敗類吾去之懼其撓吾之春也凡窮山荒谷之氓不易達縣令刺史之庭吾視之當不異於一家之赤子而早作夜思惴惴乎惟恐其不能及故揭皆春於檣庶與二



三僚友昕夕顧諟以自警固非敢爲夸大也願有記夫春之  
字見於昔人所取非一大率皆自氣之和言之如所謂與物  
爲春有腳陽春之類是也氣不和則戾不節則流斯二者皆  
非天之道而人所當法者然春之可以包四時政猶元之可  
以包四德故夏之長爲春長也秋之斂爲春斂也冬之藏爲  
春藏也凡其所以爲慘舒爲榮悴雖循環無端要之必有元  
亨以爲之通而後有利貞以爲之復是春尤爲天地仁育之  
氣所謂以生物爲心者也吏之於民也亦然仁以育之固其  
宜也必正以義斯不過節以禮斯不佚和以樂斯不淫殺之  
所以生之勞之所以佚之喜怒賞罰又所以扶持而安全之  
於天之道庶幾無背而春之仁育可法以施不然有愛民之  
心而民將不被其澤矣侯之堂而扁以今名其亦有見於此

歟堂廣不盈數丈而古槐之出廳事佳木之秀前榮於皆春  
蓋不能無助而侯之取義則不以斯侯名文縉字德章成化  
戊戌進士廉而有威寬而有和人也觀其所向蓋可以知焉

重建演武堂記

袁慶祥

洪惟太祖高皇帝天授神武以一海宇首起蘄黃轉畧和陽  
飛渡采石定鼎金陵翦強吳殪劇漢長驅幽燕坐收陝蜀不  
數年而天下大定當時草澤之雄山海之麼望風而降迎刃  
而滅者迨無遺類蓋自古開國之君莫之敢競列聖相承休  
養生息深仁厚澤百三十餘年於茲內寧外順民物阜豐竊  
自慶幸遭逢之盛者奈何邇來山魃呈怪閩廣之寇亦竊發  
而盜弄潢池之戈斯蓋時平則玩玩則弛此自然之勢亦自  
然之理也聖天子御極勵精治理謂時平當嚴之以備民玩



當繩之以法此操御之機長久之術也乃敕天下諸司整飭武備以勞爲逸地界戎藩者特命大臣宿重兵而鎮之安不忘危之意益密益嚴度界閩廣之區先憲副滇南張公廷璧實始之張公嚴毅一切裁之以法無貸而盜賊少戢繼而雲間譚公時英荏平馮公信道俱濟之以寬大亦因時弛張之意今憲副李公繼理以爲怠則生忽忽生不虞乃時加程較而益謹焉雩都舊無演武之所張公始建於北門之外以練習民兵然地窄而逼民居時弘治癸亥季冬公按雩較武深病其隘不足以振揚武威而大壯軍容乃遍相近郊得城西北隅舊桑園之曠地形勢宏敞公甚喜即命知縣事高君伯齡規畫之事聞郡侯吳公珽繼遣照磨杜君名兼相其成創演武堂三間兩翼前爲臺以樹軍幟又前爲門三間中築甬

道又兩廂爲羣伍觀肄之所繚以周垣五百餘堵環植榆柳一千餘株制度雄偉十倍前規於軍容大有嚴助焉士民欣忭咸謂茲役不可以無紀乃命余執筆故敢推原我列聖神武深澤與公之體國憂民皆宜有書俾後有考公名宗泗字希顏四川成都人由進士爲御史陞今官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五







